

知乎上有哪些古言甜文?

皇上赐了我一碗避子汤，他说，「朕才十四岁，还不想当一个父亲。」

我一脸懵地看着他晶莹而白净的脸庞，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他：

「皇上，亲嘴是不会怀孕的。」

不过我觉得还是不要说为好，这么多人，当众驳了他的面子，他会下不来台。

我只能一咬牙，干了那一碗又苦又涩的汤药。

这事还得怪我，太后去得早，太妃娘娘有自己的女儿，对他也不那么上心，先皇积劳成疾，早早就驾崩了，把这偌大的国家全都交到他手里。

他光是学着怎么做好一个皇帝就很辛苦了，哪里会知道这些事情，更何况也没人告诉他。太后生前指了我来伺候他，想着让我日后能做他的屋里人，这些事情本就得我来教。

他看我喝了药以后，就摸了摸我的头发，和我说：

「清栀，我会让你做我的皇后的。」

我心里却想，傻瓜，哪有宫女能做皇后的。

皇上去上朝了，我作为乾清宫的大宫女，要为他准备下朝换的便服，午膳和下午的课业。

每件事情都得我过目，皇上还年幼，后宫无主，太妃不管事，我承担了许多不该我承担的事情。

拿着尚衣局新制的衣服，我准备回去熏香，皇上如今正是长身体的年纪，衣服隔几个月就得重做，却听到路边有小宫女在窃窃私语。

「诶，你听说皇上身边的清栀女官了吗？她可是第一个承宠的人诶，说不定以后能当娘娘呢！」

另一个宫女冷哼一声，「不见得。听说刘公公说皇上今早赏了她避子汤，怕不是她自己看皇上年轻，爬了龙床吧？」

「有可能呀，皇上才刚十四岁，看起来那么嫩，清栀至少有十七岁了吧……」

我不敢多停，生怕被认出来，我可丢不起这个人。

哎，都怪性教育没做好，害得我还背上了魅惑君主的名声。这下好了，没人相信我是清白的。

小皇帝名讳赵榆，十岁丧母，十四岁丧父，年纪轻轻就得挑起生活的重担。先皇因积劳成疾急病去世时只有三十岁，只留下了三个孩子，一个是先皇后所出的太子，一个是嫔太妃的长公

主，一个是容太嫔的二皇子。其时长公主不过五岁，小皇子也才两岁，没人能替他来分担重担。

小小年纪没了父母，同龄人都在学堂读书的时候，他就得坐在朝堂之上，面对一群老谋深算的臣子，独自守护着江山社稷，天下苍生。

我朝男子十六岁，女子十五岁方可成婚。而离他娶妻还早，我总担心他的身体，我怕他像他父亲一样短命，他要承担的太多，而今年纪又小，不敢拿这些男女之事来烦他，本想着等他今后大婚，再与他一一说明。

可如今怕是不说不行了，只是亲了亲我，就赐了我避子汤，我怕日后他就这样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地封了一宫妃子，到时候才是悔之晚矣。

我去问教习嬷嬷借来了春宫图，打算拿去给皇上看看，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。

我现在殿前发呆，却听到耳畔一个声音响起。

「清栀，在做什么？」

我吓得一个哆嗦，手一抖，落了一地的画轴。

画中淫靡之色散落而出，画中男女交织的场面让人脸颊有如火烧。我赶忙蹲下，掩住露出的画。

皇上面露疑惑之色，他看着我，问我：「怎么了？画里画的是什么？」

我将画卷折起来，重新收好，刚要起身，却撞到他怀里。

他不知道何时往前走了一步，离我好近，我都能感受到他单薄的春衣下清瘦的身形。

想到这，我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。

「皇上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」

一抬头，对上他清澈明亮的琥珀色眸子，我能想得到，若是长开了，他也定当是玉树临风的美男子。

他把我耳边的碎发理了理，说：「清栀，都说过了，不要自称奴婢了。」

我连忙行礼告退，头也不敢回，总觉得背后目光如炬，将我从头到脚都要望穿了。

走到一半才想起来，说好的要给皇上讲男女之事呢？这下错过了一个好机会，又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去。万一又被他亲了，再赐下来一碗避子汤，那真是让我坐实了惑主的名头。

但一想起少年干净澄澈的眼神，我心中又觉得好罪恶，要和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小皇帝讲这些，真叫人不知如何开口。

只是亲了亲我就说要我做皇后，少年虽然看起来老成，但内心还是那么纯情，让人不由得脸红。这样的少年君王，试问哪个少女不怀春？更何况是宫里的女子？

但是，清栀，醒醒。他是皇帝，你只是个宫女。

我不禁叹了口气。

宫里的事情一刻都闲不下来，午膳有皇上的八十一道菜，每一道都是精品。

这些菜做好了还得保温，从御膳房拿过来的时候还不能凉了，又得一一用银针试毒，得有专门的太监来试吃。

看起来多，但其实每道也就三五口，这些我都得一一过目。

我虽只是个宫女，但阖宫的人都明白，我是皇上最信任的人。

每天午膳前都有得忙，皇上从御书房过来的时候，菜品刚好备齐。

我扶他坐下，就听他说：「清栀，陪朕一起用膳吧。」

我一边给他夹几样御膳房刚研究出来的新菜色，一边在他耳边柔声说：「皇上，这不合礼法。奴婢看着您用就好了。」

他俊朗的眉头染上了一丝不快，便放下了手中金箸。

小皇帝朗声道：「除清栀外，所有人都退下。」

下首一众人行礼默默走了出去，整个大殿里就剩我二人。

他冲我笑了笑，「吃吧，清栀，这会没人看见了。」

我一时觉得有些受宠若惊，连忙道：「奴婢不饿，还要给皇上布菜呢。」

他只当没有听见，拉着我的手，坐在他左边。

「尝尝这道翡翠虾，宫里的厨子做的还是很不错的。」

他说罢夹起一块，放在我面前的碟子里。

「你也累了，宫里好多事情都得你操心，早就饿了吧。」

见我没有动筷，他就把自己的筷子塞在我手里，看着我吃。

我脸一红，赶忙吃了一小口，胡乱咽了下去，整个人都在走神，完全没注意他说好吃的这道虾是什么味道。

他看我动筷了，心满意足地拿了一双筷子，同我一起继续吃起来。

「清栀在朕面前不要拘束，之前朕吃到好吃的，都少吃几口，好赏给你让你也尝尝。」

他轻轻笑一下，眼睛里有了十四岁少年应有的欢愉。

「但朕想着，这些菜放凉了再吃就没有味道了，以后不如你陪我一起吃，你就能都尝一尝了。」

我不敢说话，只好埋头吃菜。又不敢伸手去夹其他地方的菜，就盯着眼前那盏西湖醋鱼吃个不停。

皇上好像看到了我的窘态，就问我：「怎么，爱吃这道吗？那以后朕让厨子顿顿都做。」

「呃……」我冲他眨眨眼睛，不知道他能不能理解我的难处。

不过他好像没有正确地领会到。他把那盘被我吃空的碟子拿开，又开始往我碗里夹起其他菜来。

不一会儿，我的碗里叠起一摞高高的菜山，他才心满意足地冲我笑了笑，开始吃饭。

得，今天这顿午膳，倒是大半进了我的肚子。

吃完饭后，皇上小憩了一会。我从殿里出来，打了大大一个隔。

最近皇上对我的态度是越发难以捉摸，好得有点过分了。还是他当太子那会儿好，他在东宫住，没人管他，七八岁的时候，要我给他做风筝，还要我给他养小狗。风筝挂在树上，他爬上去取，摔下来磕破了额头，我被先皇后娘娘罚跪，他就带着小狗来给跪着的我讲故事。

好景不长，太子十岁那年，娘娘也去了，养的小狗也死了。他抱着我哭，问我，清栀姐姐，母后和小狗是不是都不要他了？

小太子哭得一抽一抽的，他还问我，我以后会不会不喜欢他，会不会也不要他了？

谁能想到堂堂的太子殿下会哭红了眼睛，像个兔子一样呢。我只好帕子给他擦了眼泪，和他说：「不会的，太子，奴婢喜欢你。」

「不是太子，是阿榆，你要说你喜欢阿榆，和阿榆永远在一起。」他撅着小嘴纠正道。

「好好好，阿榆，清栀喜欢你，清栀和阿榆会永远在一起。」

十三岁的少女抱住了穿着绣蟒锦袍粉雕玉砌的小男孩，小男孩也终于止住了哭泣。

太妃不知道听到什么风声了，火急火燎地召了我过去。

后宫如今没有太后也没皇后，她就是后宫的一把手，宫务也是她在管。

先皇忙于政事，不常来后宫，宫中女子也就寥寥几人，先皇后去了以后就更少来了。是以现如今还在宫里的，就只有娴太妃和容太嫔。

这二人似乎也不怎么合得来。先皇在时还装装样子，先皇一驾崩，虽同处后宫，却是见都不见。

因当今圣上还未封妃，两位娘娘也并未迁宫。我走到荣华宫，小宫女一见我来立马进去通报。

我到门口时太妃便迎了出来，娴太妃不过二十五岁，保养得极好，容貌看起来和十八九岁的少女别无二致。

她一抬手挡住了我准备行礼的动作，拉了我的手就往里走去。

「最近皇上身边事很多吧？好几次想叫你过来叙叙，看你都不在。」

她的声音轻柔而又婉转，如莺啼一般动听。

「娘娘想奴婢。通报一声就是了，随时都可以过来。」

她温柔地笑了笑，「安宁如今也渐渐大了，我也能慢慢抽开身了。不像前些年，虽然记挂着皇上也没法多照看一下。多亏你日日守着皇上，我才能放心。」

娴太妃冲宫女挥了挥手，几个婢女捧了盒子上来。

「看，这是这一季的份例，现如今宫里人少，我就给你留了不少好的，你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。」

面前的钗环玉佩，都是宫里特制的，每一件都精雕细琢，绝无几有。

我看了看这一盒又一盒的首饰，其实没有我能用得上的。这些纹样都是嫔位以上的妃子才能佩戴的东西。

我只好挑了一支不起眼的素花白玉簪。这并不能怪娴太妃，毕竟宫里两位位份都高，工匠们自然以迎合她二位的心思为主，低位的首饰一样都没有。

她看我犹豫的样子，大概也猜到我碍于规矩不好收，便亲自挑了几匹素色的蜀锦给我。

娴太妃叫宫女为我装好，又让身边人退下，拉着我进了内殿。

「清栀，你知道的，宫里人少，我如今除了照顾安宁公主，也没什么事。我和那女人又不和，现在也没有几个能说得上话的

人。」

她给我斟了一杯上好的龙井，又继续说道：「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的性子为人我都了解，以后如若皇帝有了别的妃嫔，我肯定还是向着你的。」

我听到这，就知道她一定是误会了。

她突然压低了声音。

「你和皇上……呃，已经那个了吧，不瞒你说，我知道他赐你避子汤，但你不要因此多想。」

我一时语塞，又不知如何开口。

「娘娘，我……」

她扑哧一声笑出来，「不必害羞，这里又没有外人在，我二人说说体己话，不要紧的。」

不等我解释，她又继续说：「太后去得早，你和皇上自幼相伴，这等情分是旁人都比不了的。不用担心以后，皇上肯定不会亏待了你。只是如今前朝几位老臣虎视眈眈，盯着这后位和四个妃位，有些人更是说不准是不是有了旁的心思，皇上这样做也是为了不让你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，再耐心等一等，前朝稳定下来，我也会好好劝皇上，给你个位份的。」

前朝的事情，我倒是第一次听人提起，都说后宫不得干政，一般人不敢私底下议论。

原来皇上他.....也需要面对这么多的事情，需要面对他人的算计和权谋吗？

是了，想想先帝日夜驱驰，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，如今这样的重担，却要他一个人扛。

我本想解释清楚我和皇帝的关系，话到嘴边却突然变了：「娘娘，我都明白。」

「我十七岁就入宫了，我家小妹也和你差不多大，去年都嫁了宁将军次子，我看你便如同自己的亲妹妹。」

她抿了口茶，继续道：「现在只怕是还得再耽误你几年，你和皇上的事我也着急，奈何时局如此，清栀你放心，那些首饰我都一一帮你存着，日后都留给你做嫁妆。你若在宫里受了委屈，我替你出头。」

听了这话，我更不好再解释什么了。皇宫之中，真心不多，太后薨了以后，嫔太妃虽然不能面面俱到，但也对太子和我多加照顾。

小安宁醒了，吵着要母妃，我便也告退，回宫继续当差。

暮色将暝，皇上在养心殿批折子，我便端了碗刚炖好的银耳莲子汤给他送过去。

他看我来，停了笔。

「清栀给朕送什么好吃的来了？」他冲我一笑，起了身来接我手里的食盒。

「是给皇上炖的银耳莲子汤，还热着，皇上尝尝。」

他看着我，眼睛里是烛火映出来的璀璨火苗，一跳一跳，温暖又明亮。

「朕说的不是这个。」

他吻上了我的唇。

我被惊得习惯性往后一退，却被他的手扣住了腰。

原来不知不觉，他已经和我一样高了。

少年的皮肤柔软干净，我能感觉到他近在咫尺的呼吸。不知他怎么变得这么大胆，上次只是轻轻地碰了碰唇瓣，这次不安分的舌头居然跑了出来，在和我的唇舌追逐嬉戏。

他一日日长大，在我不经意间，就已经出落得温润而俊雅，譬如芝兰玉树。

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清新的男子气息，虽然其中还略带着青涩。

心怦怦地直跳个不停，他久久不放开我，我的大脑因缺氧而变得一片空白。只感觉他的气息与我交织着，不分彼此。

他放开了我，我慢慢缓过神来，突然想起什么事情。

「皇上.....别赐奴婢避子汤了.....」

他因刚才的亲吻，还未平定下气息来。他盯着我的眼睛，脸色通红。

「清栀，对不起，朕还不能和你有孩子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朕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控朝政，不敢拿你冒一点险。」

他又一次抱住我，靠在我肩头，低低呢喃道：「等朕以后再无顾虑了，朕希望我们像父皇母后一样，我们的孩子能万千尊贵地出生，朕会让他做太子。」

我推开他，看着少年认真的眼神，我寻思着一不做二不休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开口就问：「皇上，你知不知道，只亲嘴是不会怀孕的？」

空气瞬间降至冰点，我感觉到一丝微妙的气息。

夏虫也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养心殿。

皇上年少脸皮薄，不经说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。我看到他眼里不敢相信和惊讶。

他几次张口好像要问什么，却又没发出声来。

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心中又暗暗庆幸，幸好那天没开口，不然他不得成为阖宫的笑柄。

「皇上是不是想问怎么样才会怀孕？那奴婢告诉你，你看到那天奴婢拿的几幅画轴了吗？」

他茫然地点了点头，我就继续说道：「男女共处一室肌肤相对才会怀孕……呃，就是……」

说着说着，我自己也脸红了起来。

「哎呀，奴婢讲不清楚，奴婢把那画卷还有几本讲男女之事的书给您送来，您自己看看吧。」

我不敢抬头看他，行了礼赶忙退下。

走出殿外，回想起刚才的吻和对话，总觉得不真切。

把放在我屋里的东西都收拾好，我拿给当差的小德子送过去，小德子看了一眼封面，就是一副我都懂的笑容。

「清栀姑姑怎么不亲自去送？」

「拜托你，德公公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见皇上。」

我只好求他帮我一下，因为我真的不想再回殿里去了。

「皇上还年轻，等他过几年肯定会懂得的。姑姑日后富贵，别忘了我啊！」小德子很吃这一套，答应得极为爽快。

躺在床上，外面知了大晚上的叫个不停，我越发睡不着。我脑子里乱七八糟，都是晚上和他说的话，他的吻，他抱着我的时候，还有他和我说起未来时认真的神情。

迷迷糊糊到天快亮了才睡了一小会，梦里又梦到了皇上，赐了我一大碗避子汤，还和我说，喜欢喝的话，顿顿都让太医院熬

给我喝。

吓得我惊醒来，赶忙赶去前殿，皇上已经去上朝了，我在御书房收拾东西，过了半天也没听到有人来给我送避子汤。

提着的心终于落下了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皇上下朝径直回了御书房，一起而来的还有定国公高雍大人，皇上看到我先是一怔，然后脸上爬上了一抹可疑的红晕。

他清了清嗓子，就对殿里侍奉的人说，「都退下。」

他的眼神并没有在看我，但我总觉得他的注意力都在我这。

我随着众人退下，今早是我当值，我便守在门口，如若皇上有事传唤，也好听命。

不一会，那位高权重的定国公出来了，他本走了两步，又突然定住，回首看着我道：「这位是皇上身边的清栀女官吧？」

我行礼道：「奴婢正是。」

高大人眼里是我看不懂的声色，他轻笑一声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说与我听：

「皇上倒是好福气。」

皇上叫我进去，我以为他要更衣或是研墨，却不曾想他只是为了和我说：「清栀，昨天你给朕的东西朕都看了。」

这怕不是要老账新账一起算？会不会怪我没和他讲清楚害他一直误会？

小皇帝眼神明亮，脸上却似飘起了火烧云，一直红到耳根。

「朕想了想，那些事情等我们成婚了，会有很多机会的。」

我不敢答话，生怕他又有什么一时兴起的念头。

「画册都留在我这，你与我讲的这些事情，不要和别人提起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」他诚恳道。

这句话好像在哪里听过？

十二岁，他把太子印送给了我，说是要做聘礼。

那时他和我说：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」

那太子印美玉无瑕，据说与玉玺出自同一块美玉，价值连城，是无上权力的象征。

小太子就这么把太子印随随便便送给了自己的贴身宫女。而我怕他真有一日找不到，便替他小心保管了起来。后来没两年皇上就去了，太子登了基，也真的拿到了玉玺，就忘了要回那枚太子印了。

洁白温润的太子印，还在我手上，想来皇上都忘了吧。

「清栀？」我被他的声音打断了思绪，「怎么在走神？朕和你说话你有听到吗？」，少年皱了皱墨染般的剑眉。

当然是完全没有！但我只能恭恭敬敬地问道：「皇上您说什么？」

「以后小德子他们晚上都不必来了，你来朕宫里和朕一起睡。」

我吓得扔下了手中正在整理的笔，砸得砚台溅起几滴乌墨。

入夜，我便到养心殿，殿内烛火亮着，皇上应该还没有就寝。

我进去问过安，小皇帝正在榻上翻看折子，他见我来，冲我莞尔一笑。

「免礼，清栀，今天有给朕带夜宵吗？」

鉴于他前一天的言行举止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接话，若说有，可我确实是两手空空，若说没有，怕他又说出什么奇怪的话来。

「皇上想吃点什么？奴婢去做。」

他笑而不答却反问我

「你说呢？」

真是一天比一天奇怪，一天比一天难伺候！我心里有些不快。

「奴婢不知。」

他起身来，拉我坐在他旁边，又揉了揉我的头发。

「好了，别不开心，知道今天朕为什么叫你来吗？」

这我确实不知道，他看我面露疑惑之色，便继续说道：

「你看看这个。」

他拿给我一封奏折，我翻开大概扫了几眼，上面文绉绉的长篇大论倒是看不懂，但『有异动』『结党营私』等词格外刺眼。

「这是父皇留下的监察机构，负责督察百官，其中大多是出身寒门的官员，这是今日刚刚呈上的密折。」

他看着我，眼里有不同于以往的慎重，那双眼睛像极了先皇。

「皇上，为首的都是哪些人？」我问到

「有一位就是你今日见过的定国公高雍，他权高位重，祖上随太祖打天下，是世袭的爵位，再就是兵部尚书刘贺，还有礼部尚书许沃。这三人狼狈为奸，虽各为己谋，却又臭味相投。在朝中结党营私，拉拢朝臣，都是为了架空朕。」

皇上捏着那本奏折，神情虽平静，手上绷起的青筋却出卖了他心中波澜。

「他们欺朕年幼，玩弄权势，任人唯亲，朕如今虽为皇帝，却被他们左右，如今那些老臣不但不知适可而止，反而变本加厉。」

他看着我，眼里别无旁物，目光灼灼。

「清栀，在这后宫里，朕唯一相信的人就是你。」

能听到皇上如此推心置腹的话，我虽惊讶却也不意外。

「皇上有什么吩咐，奴婢定当竭尽全力。」

「朕身边有暗卫，却也难以面面俱到，朕是怕……」

他看着我，目光真挚又纯粹，我只顾着想他说的话，却未发现我二人的距离如此之近。

我只好问道：「皇上是怕身边近侍之中会有背主谋私之人？」

他点点头，「我也很难保证不会有为权势背信弃义之人，或者本就是权臣的眼线暗探，如今我能信任的人不多，更不应该将你至于危险之中。」

我本以为他是想要我来照顾他防止有人暗害，原来他是在担心我？

他又往前一些，我背后又是墙壁，我二人此刻近在咫尺，他高挺的鼻梁都快要触碰到我的脸。

「我不怕任何手段，但我怕有人伤害你，清栀，只有看到你的时候，我才能安心。」

他不再自称朕，语气温柔得像在哄一个孩子，我此刻竟觉得他才是年长的那个。

「皇……唔……」

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全都被淹没在他的吻里。

少年的吻干净又清甜，像六月混合着露水的青涩果实。

我在那一刻竟然觉得有些心动。

他放开我，和我说：「清栀，晚上和我睡吧？」

什么？！

小皇帝的话在我脑子里炸开了一颗惊雷。

「皇上.....不太好吧，你昨天还说那些事不是要等.....」

他在我脑袋上轻敲一下，故作威严地问我：「你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事情？莫不是你对我垂涎已久？」

「不不不不是的。」

我的脸瞬间涨红，原来他不是这个意思啊.....

皇上笑了，「夜里寒凉，不要去外面守夜了，和朕睡一张榻吧？」

我感觉又听到比刚才还惊人的话语，吓得我扑通一声跪下去。

「不合规矩啊皇上，龙榻上只有皇后能睡的。」

他轻轻挑起我的下巴，「是啊，这不是正合规矩吗？」

又想起他前几天说要封我做皇后，看来皇上这是到了叛逆的年纪，想一出是一出。

「皇上不要取笑奴婢了。」

我有些不乐，却见他十分恳切，没有一丝嬉笑的神情。

他说，「君无戏言。」

我看着雕龙画凤的顶梁走神，虽然小皇帝不打呼噜，但我就是怎么也睡不着。

月光照进殿里，我听到他平缓的呼吸声，看来是睡得很香。

皇上非要我留在殿里，我又拗不过他，只好搬来一张贵妃榻，睡在龙榻对面。

他看我执意如此，也就由着我了。

太后娘娘不在的那几年，他夜里总是怕黑，别人哄都没有用，只有我陪着他才能入眠。

我真是宫女的命，操着太后的心，但没有办法，他也是我在这深宫之中，唯一可以在意的人。

第二天早晨我早他些醒来，把贵妃榻搬回去，不然一会来替他更衣洗漱的宫人又要多嘴了。

他还没睡醒，听到声音，半梦半醒地嘟囔道：「清栀，别走。」

我只得假装没听见，赶紧溜出殿，站在门外，正巧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，熹微的晨光打在养心殿明光的砖瓦与玉砌的石阶上，远远望去被笼罩在光芒中的宫城尊贵而神圣，俨然不似人间景色。

内殿突然传来一阵响动，我不知殿里怎么了，连忙开门去看。

却恰好撞上开门而出的皇上，他只穿着一身里衣，看样子是刚醒来，两个人毫无防备，皆被撞倒在地上。

我揉一揉撞得生疼的额头，屁股也磕疼了，皇上比我反应更快，他爬起身来把我拉起来。

「皇上这是做什么？」

「朕以为你不见了。」

我和他相视而笑，他揉了揉我的额头，把我抱进怀里。

我用只有我二人能听到的声音，对他说：「不会的，清栀一直都在。」

他把我抱得更紧了。

清晨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，像是积攒了万年的温暖和希望。

转眼大半年就过去了，还有半个月就是皇上的寿辰，这是登基之后的第一个万寿节，宫里自然需要大办一下。

大部分事务还是由娴太妃安排，前朝的部分由礼部负责，我就负责安排皇上身边的事宜。

晚上就寝的时候，我躺在贵妃榻上，想着要怎么安排妥当。

皇上翻了个身，应该是还没睡着，我就低声唤他：「皇上还醒着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半个月后是皇上生辰，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」

我听他轻轻笑了一声，有些不解，不知道他在乐什么。

「你要给朕送礼物吗？」他轻声问我。

「奴婢也是第一次给您过万寿节，不知道要准备什么。」

「你送朕的，不管是什么，朕都喜欢。」

我长叹一口气，这话说的，说了和没说一样，我还得自己想办法。

连着几天我都在想这事，他是皇帝，山珍海味宫宴上都有，奇珍异宝也有众臣上供，我能送给他什么？我只是小小一个宫女。

但什么也不送吧，毕竟也跟随他这么多年，皇上待我也不薄，实在说不过去。

突然小德子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，「姑姑，你去御书房看看吧，皇上和定国公吵起来了，皇上发怒了，砸了不少东西。」

我连忙放下手中整理的朝服，赶去御书房。

门口宫人跪了一地，大气也不敢出。我站在门口都能听见御书房里皇上和定国公高雍争执的声音。

「朕连十六岁都不到，封的什么妃？」

「先皇十五也纳侧妃了，皇上现在是一国之君，怎么能由着性子胡来？」

「怎么，朕封后纳后朕说了不算？你说了算是吗？先皇遗诏里有说过吗？」

皇上声音嘶哑，似乎已经到了情绪的极点。

「皇上这是什么话？臣是为你着想，先皇子嗣本就不多，皇上不尽早大封后宫，宫中子嗣不兴，怎么能安稳？」

「朕封可以，但朕封谁朕说了算，你们这一个个上书让朕娶这个娶那个，怎么，你们还越过朕了？从朕登基开始，天天拿这些破事说朕，后宫空着怎么了？用你们一天天惦记？」

屋子里又传来一阵噼里啪啦摔东西的声音。

「臣言尽于此，其中利害皇上自己思量吧，臣告退。」

定国公推门而出，径直走了。

我赶忙进去看他，怕他被砸碎的东西伤了手。殿内一片狼藉，他桌子上的纸笔砚台全被打落在地，奏折扔得到处都是，我余光一撇，皆是上奏要他大封后宫。

他坐在偌大的椅子上，显得那么清瘦。终归只是个少年。我看着他起伏不定的胸膛，看样子气还没消。

我给他倒了杯茶，塞在他手中，他抬头见我，两行清泪倏然而下。

我都被他惊得不知所措，这几年来很少见他这般模样，先皇去的时候他忙着接手政务，都来不及多难过。看来此番是真的受了委屈。

我过去把门关上，怕有旁人看见。他还是一声不吭，就看着我掉眼泪。

安慰的话我一句也说不出，他是皇上，不需要人同情可怜。

我只好拿出以前的老办法来，像他小时候那样抱住他，他并没有推开，而是抱着我抽噎着。虽没有出声，我却能感觉到他哭得很伤心，肩膀都一抽一抽的，我就这样站着，陪着他。

小皇上情绪渐渐平稳下来，他接过我手中帕子，擦了擦泪痕，又抿了口茶，才开口道：「朝中众臣本就不信服朕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当朝驳朕的面子，借势排挤所有替朕说话的臣子，如今还要朕立他的女儿为后，要是朕真娶了那高仰瑶，他今天能让朕封后，明天就能逼朕退位。」

我连忙打断，「皇上慎言，只怕是隔墙有耳。」

他望着我，浓密的睫毛上还残留着泪珠，眼眶因悲愤而通红。

「清栀，朕这皇帝当得窝囊。朝廷诸事做不了定夺，连谁做皇后朕说了都不算，哪里还有人愿意跟随朕？」

我扶他入内殿，他把我的手攥得很紧。听到他的话，我心里也觉得揪心。

「皇上，不会的。清栀永远都跟随你，不管今后怎么样，清栀愿帮助皇上坐稳天下，愿意和皇上生死与共。」

自幼相伴，我与他一同长大。我对小皇帝的感情绝不只是主仆，大概更像是彼此的情感寄托，他才是我在这深宫里唯一惦念的人。

他抱着我，没有言语。我却知道这也是他的回应。

意思是，他永远是我的阿榆。

皇上生辰那天，阖宫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，我忙前忙后，又要替他穿好朝服，又得过问一会的流程，确保皇上的状态。

正在给他扣礼服的第二个扣子的时候，他贴近我的耳畔问我，「朕这一身好看吗？」

旁边宫人都在呢，他就这么明目张胆地逗弄我，我就装作没听见，不理睬他。

他见我不说话，就一把捏住我的手，迫使我盯着他的眼睛，然后用阖宫的人都能听见的声音问我：「清栀姑娘，朕好看吗？」

又是颜面扫地的一天，皇上不在乎他的脸皮，不代表我不在乎。

我只能点点头，不知道一会小德子又得怎么笑话我了。

「说话呀？朕想听你亲口说。」

瞧他那一脸期待的样子，我又突然生不起气来。太后待字闺中时，也曾是名满天下的美人，皇上容貌肖似太后，神情却与先皇越来越像。眉似远山，目若秋水，一双桃花眼熠熠生辉，本应有女相的上庭，却被高挺的鼻梁和薄唇中和，反而显得英气十足，他脸庞虽稚嫩，但出众的容貌和不怒而威的气度，也让他有了几分成人的模样。

我从小看到大的小太子，终于做了皇帝，变成了玉树临风的少年。这一身明黄色礼服，越发显得他气宇轩昂。

我回答他，「君美甚，不似凡间人。」

他笑了，「清栀，别是在恭维朕吧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刚张口想要说话，却遇到他吻下来的唇，柔软、甘甜。

我一时竟忘了身处何地，只觉得心脏怦怦直跳。

他看着我笑了一下，然后拉起我往正殿走去。

身边宫人皆低着头，尾随我二人而出，我竟发现我居然与皇上并排而行。

怕有不妥落人口实，我想后退一步走在他身后，却被他紧握着的手拉住了。

他说，「清栀，有我在。」

大殿中众臣已经到齐，宫中点亮了长明灯，宫人们在忙着布菜，下面臣子之间互相寒暄敬酒。

皇上突然在门口停下，我随他的眼神望去，殿上左下首第一位身边有大小诸臣前去问候，右下首第一位及第二位身边也有不少。

今日凡是能在这里的，少说也是正四品以上京官，朝中之势皆在这宫宴的前一刻一目了然。

皇上松开我的手，给我一个眼神，我便示意小德子准备仪仗。

一声高呼「皇上驾到」，众臣皆回归各位，身后太监侍女行至两侧，为皇上开路。

小皇帝整了整衣襟，昂首入殿，我在他身后，亦能感受到他肃然的帝王姿态。

接着便是众臣叩首，山呼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」皇上坐至上座，轻拂袖，一旁太监则唤到「众卿免礼」。

宫宴就此开始，开场便是众臣献上祝寿词。左边第一位便是上次见过的定国公，而刚才右边那两位，便是兵部刘尚书与礼部许尚书，皇上面上看不出情绪，只是微笑着听他们歌功颂德之词，然后赐几样珍宝以示荣宠。

我就站在他身后，不时给他添些酒和菜，他与那些臣子一来一往，我也有看在眼里。

或许我所做的并没有什么用，但我总希望能够帮到他。

我只是一个宫女，既不能为他上阵杀敌，也不能替他铲除奸佞。

我那一刹竟有了痛恨自己身份低微的感觉，并非因为我不能享受荣华富贵，而是因为不能替他分忧。

众臣一番贺词以后，歌舞便开始了。这也是重要的环节，有时候臣子会变相为君王献上美女，也会有君王为了表达对臣子的关照，赐下美姬。

皇上还未娶妻，这环节就换了种方式，改为贵族小姐献艺。既可以让皇上对各家女子有个印象，也让朝中尚未娶妻的大臣有了机会。

我朝习俗，如若女子尚未婚配，是可以参加有外男在的节日庆典和宴会的。

不论是皇帝还是朝臣，都有同等追求贵女的权利，贵女若是选了朝臣，皇帝也不得为难或是强娶，但订婚后，贵女便要留在

家中待嫁，不可再抛头露面了。

而皇上正式的选妃，则是由身家清白也无任何婚约的女子，经层层筛选入宫。

所以宫宴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直接跳过选妃的过程，改为皇帝下聘，挑选吉日纳入宫中。

这便是前些日子为什么众臣都上书要求皇上提前封后，虽然小皇帝未到婚嫁之时，但若是在万寿宴上下聘，虽不能即刻入宫，但也是板上钉钉的后妃。

我看着那些贵女有的抚琴，有的献舞，无一不妆容精致，娴静美好。她们皆是有备而来，不论家世如何，若是今日能得了小皇帝的青眼，日后指不定就能第一个诞下皇子，宠冠六宫。

小皇帝看着这些女子，依旧是温和又不失礼貌地微笑着。他这副表情我太清楚不过了，小时候他每每见了和他母后作对的许贵妃，便是这副表情。后来许贵妃去世，我也再没有见他对谁这般皮笑肉不笑的模样了。

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此刻别说喜欢，只怕是心里正拿这些美人当箭靶子，充满了对这些钟鸣鼎食的贵族仗势欺人、左右皇权的不满。

突然十位舞姬鱼贯而出，簇拥着一位身材曼妙的粉衣少女登场，手中抱着一把琵琶，我远远地望去，这少女倒是姿容动人，少女径直盯着皇上，手中开始拨动琴弦，有如春雨敲街，丁零脆响。舞姬也随着琴声轻歌曼舞，好不旖旎。

曲子我不熟悉，但也能感受到其中女子怀春之意，我偷偷去看皇上的表情，发现他连假笑都没了，也不抬头，有一下没一下地吃着菜，

一曲终了，众人皆叫好，不得不说这粉衣姑娘的琵琶弹得确实不错。

定国公高雍突然在这时站出来，躬身道：「皇上，这是小女仰瑶，自幼习礼，精通六艺，性情温婉，待人和善，一言一行皆可为天下女子表率，皇上如今登基近一年，后宫仍空悬，还望皇上念及千秋大业，早日充盈后宫。」

果不其然，当他听到定国公高雍当众要求册封高仰瑶的时候，整个人都不太对劲了。

我站在旁边，听到他愈来愈重的呼吸声，很明显，他在强忍着愤怒，我看得他紧握的拳头，只是我生怕他太过冲动。

初登基的幼帝，还不具备和权臣抗衡的资本。

我在他身后不着痕迹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他深呼吸一口气，笑道：「高爱卿替朕费心了，来人，赐高姑娘玉如意一对，绣锦十匹。」

既没有明摆着答应，也没有直接拒绝，高雍虽没有满意，但脸色也不至于太难看。

毕竟玉如意，一般都是选妃的时候才会赐的东西。

定国公侍奉三代君王，这点眼见力还是有的，便先谢恩退下。

我心里不禁感叹，小皇帝虽然还太年轻，有些情绪也难以克制，但这应变处事的能力，却也不赖。

我便偷偷用小指尖在他背后划了一个『好』，他轻笑了一下，这笑倒是不掺假。

见皇上笑了，下面拉二胡的姑娘吓得手一抖，拉出一串错音。

不过皇上肯定没有发现，他自顾自地喝着我给他备的清酒，若有所思地盯着手中酒杯走神。

我也借着这个空当观察众人。在场还没有拉帮结派的官员不多，我凭借着之前他们作贺词时的记忆，再以皇上和我提过事情，大概发现了几个人。

一是娴太妃的妹夫，宁将军次子宁韬，二是皇上的亲舅舅，已经年近不惑的镇北侯。这二人皆是武将，宁韬只是四品京都卫，而镇北侯则是实打实有军权的，长年驻扎北境，自太后娘娘去了以后，与皇上也只有逢年过节见面，算不上亲厚。剩下还有一位是太子太师孟大人，皇上为太子时，太师孟大人对他颇为看中，孟大人年事已高，近年来身子也不好，是以今日并未赴宴。

皇上如今的当务之急，是要先稳定住权臣，使他们互相牵制，能有喘息的机会。

再借先皇旧臣之势，待几人鹬蚌相争之时，一举拿下。

酒过三巡，各家闺秀的曲艺也已献过，接下来都是宫中乐师奏曲。

小皇帝以更衣为由，与我出殿去了旁边的暖阁。

他因饮了酒而面色通红，秋风微凉，将他身上的气息朝我这吹来。

他身上带着些刚才清酒的香醇，我担心他冷，就把准备好的披风给他披上。

他转头看着我，路上的宫灯点亮了他眼里我的身影，他对我说：「清栀，刚才谢谢你。朕一时没克制住，有些气昏头了。」

我也冲他莞尔一笑，「应该的。」

我与他进了暖阁，却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学究坐着喝茶。老先生似要行礼，被他一手扶起。

「孟先生，刚才殿上情景您也听见了。现在朕要如何应对？」

原来这位就是「告病缺席」的帝师孟大人。

只怕他之所以不出席，都是为了方便给皇上出谋献策。

「以老臣看，这高雍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一会儿他应当还有后手，皇上，为帝者需目光长远，皇上不如也借此机会，先给几家小姐一个名分，也好先稳住前朝。」

皇上似有些犹豫，看了我一眼，这一眼被孟大人留意到了。

孟大人笑着叹了口气，「皇上是个重情义的人，只是既然做了君王，只有顾全大局，掌握实权，才能保护想要保护的人啊。」

小皇帝听了这话，不再犹豫。向孟大人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「高雍惦记的是皇后之位，可朕还不想拿出这皇后的位置来，先生觉得什么位份比较合适？」

「不给过高的位份是对的，如果一开始就给予高位，以后便没有回转的余地，贪得无厌之人只怕会变本加厉。皇上以妃位来稳住高雍，剩下的给个贵人即可。」

皇上点点头，「有劳孟先生了。」

我与皇上刚出了暖阁往回走，路上就遇到刚才的粉衣女子。

她轻轻一福身，朱唇轻启道：「臣女想着出来醒醒酒，没想到却遇见皇上了。」

那样子明显是精心整理过的，晚上风这么大，发丝都没有一丝凌乱，更别说有什么醉意。

只怕是一早就在候着皇上吧。

皇上没什么表情，点了点头就准备走。

那高小姐突然又叫道，「圣上等等臣女。」

皇上虽是停了，但目光里却是明晃晃的诧异和防备。

高仰瑶却是一副没看到的模样，自顾自地说：「臣女有些冷呢，不如与皇上一同回去吧。」

小皇帝淡淡的「嗯」了一声。

她就走在皇上的右后边，而我在左后边。我心里顿时就觉得不太舒服。

她声音娇滴滴的，在一旁与皇上说：「皇上，家父刚才心直口快，要是说了什么让您不高兴的话，您别往心里去，父亲就是那么直爽的。」

好呀，一句话将父女两人都夸了一遍，既显得她温婉体贴，又变相夸高雍是心直口快的「忠臣」。

我心里不爽得紧，一想起刚才孟大人和皇上说要封她为妃，我就觉得怎么看她怎么不顺眼。

只是皇上理都不理她，把身上的披风解下来，披在我肩头。

高仰瑶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瞬间就恢复如常。

她又与皇上说，「臣女与皇上同岁，一天只知弹琴画画，也不知怎么和男子相处，现在都没有定亲呢。不像这位姐姐，能得皇上看中，臣女真是羡慕呢。」

我更加讨厌她了，但我毕竟只是皇上的侍女，不好与人家权臣的女儿计较。

却听皇上说，「她怎么能和高姑娘比呢。」

我刚听到这句，既觉得不可思议，又难以置信，眼泪一瞬间就好像要溢出来。

却听他又说：「清栀与朕自幼相伴，朕的诸多事情要她处理，后宫的宫务也都要她管，哪里有空学高小姐会的琴棋书画那些呢。」

这意思便是我行着皇后的差事，不如她像个闲人一般，我心里突然踏实了，在他心里，我是这样重要的。

她不死心地又接到，「臣女愿意替清栀姑娘分担。」

我心里一阵冷笑，这么不要脸的话都说得出口，皇上与你也不过刚见面片刻，这会就旁若无人地要投怀送抱了？

皇上轻笑一声，问她：「怎么，也想到朕宫里当宫女？那改日朕和高大人说说。」

高仰瑶被怼得说不出话来，只好闭嘴。

我心里一阵痛快，却看见皇上臭着张脸，径直快步走入殿里。

宫宴也临近结束。果不其然，高雍又出列说了一堆和刚才相差无几的话，请皇上借今日寿辰，册封妃嫔。

皇上看着他沉默不语，众朝臣看皇上这态度，皆出列附议。

小皇帝说，「好，既然众卿这么为朕着想，那今日，册高大人之女为嫔，许尚书与刘尚书之女为贵人。明日聘书送至各府，择吉日入宫。」

众臣叩首谢恩，皇上看也不看他们，挥了挥袖子，道：「散了吧。」便与我一起回；养心殿。我替他更衣，就把心中疑问问了出来。

「孟大人不是建议皇上封她为妃，皇上为什么只给了个嫔位。」

「怎么，你想让她做妃？」

我低低地呢喃了一句不想，皇上就一把把我抱在怀里。

「对不起，朕还得为了这些事情让你受委屈，朕今日真想旁的谁也不封，当着众臣的面封你为皇后。」

他叹了一口气，「朕得好好守护父皇给朕的江山，还不能给你最好的，对不起。」

我听他这副认真的语气，心头也有些酸涩。

「之所以封她为嫔，是看她那口蜜腹剑的样子，怕今后她会给你难堪。嫔位都是不得已，这种女人朕真不想要她入宫。」

我也不想，但我没说出口。

「皇上，你等一下。」

过了一会，我去提了食盒回来，皇上靠在榻上，等着我回来。

我打开食盒，是我刚做好的长寿面，我端给皇上，

「今晚菜样虽多，皇上却只顾喝酒，想来是没吃饱。只是皇上问我要礼物，我想了许多东西，觉得还是给皇上做长寿面比较好。」

他端过来吃了一口，眼里都是满足。

「谢谢你，清栀，很好吃。」

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我可以确信他刚才是真的没吃饱。

熄了灯，外面月亮高悬。我就在想今晚的事情，我为什么对他纳不纳妃如此在意，是因为怕被后妃为难，还是因为我在心里，已经对他有了除关心和依赖以外的东西？

我第一次开始审视他在我心里的位置，也许是长久以往的熟悉让我反而不了解自己的心。

我大概，是喜欢上他了。

第二日他一下朝，我就在书房等他，他进来与我说，「今日那几个老贼对联好了许多，不再给朕当朝难堪了。」

嘴上庆幸的话，小皇帝脸上却没有什么高兴的神色。

「皇上还是不想被人牵制住手脚，任由他们左右吧？」

他看着我，长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。

「终归不是长久之计，臣子的权势不应该盖过君王。」

「皇上可有想法，培养自己的近臣？」

小皇帝冲我一笑，「清栀有办法？」

「昨日寿辰，奴婢瞧那殿中人，多半都是趋炎附势之辈，对几位权臣格外信服，反倒是有几位的武将，对定国公等人只是客气，并没有多么热切，想必是有自己的打算，并未想参与其中。」

「我朝文臣与武将之间向来泾渭分明，且那几位武将大多都长年驻扎在军营里，与这些权臣来往也不多，这些年边境太平，武将虽没有大展宏图的机会，也都安居一隅，手握兵权，不想掺和到朝中纷争吧。」小皇帝思索一下，答道。

我便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：「皇上不如先依着亲疏远近，笼络几位武将，再逐渐收回人心。日后也好有所防备，以防万一。」

他思索一番，说道：「清栀所言极是，前些日子定国公咄咄逼人，弄得朕焦头烂额无暇思索此事，正巧这几日万寿节武将也一一回京祝寿，正是个好机会。」

我依着昨日的记忆，便说：「娴太妃的妹婿宁小将军，皇上的母舅镇北侯，皇上当多留意一下。奴婢对前朝事不太了解，只能想到这里，其他的还得皇上自己思虑。」

他看着我点点头，眼里都是温柔。

「谢谢你，清栀，你能为朕想这么多。」

突然有人求见，皇上理了理衣襟，正坐道：「进来吧。」

那人进来行了个礼，然后把一本礼单呈上来，

「皇上，这是给高府小姐下聘的单子，后面还有刘许二府的，您看有没有什么要加的东西或是特别嘱咐的？」

皇上明显有些不开心，「事事都来问朕要你们有什么用？自己看着办吧。」

他挥了挥手，我把刚呈上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还给那人，看他退下。

心里竟有种酸涩之感，嘴里却开始说反话。

「几位小姐貌若天仙，等皇上入宫了自然会喜欢的。」

他眼神里竟有一丝落寞，「朕以为你是在乎朕的，怎么，朕娶妃子你不在意吗？」

在意又能如何，我能拦得住吗？我一个小小宫女，日后你若是宠幸他人，我还得站在门口准备给你们洗漱，突然想到这里，我心里就觉得不是滋味。

「奴婢在意又如何，皇上是君王，三妻四妾奴婢有什么办法？」，语气中不禁带了些埋怨。

「当然有办法，朕未来的皇后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就都给他们赶出去。」

他突然起身抱住我，脑袋在我肩膀上窝着。

「不喜欢那些花枝招展的女人，个个都不怀好意，他们只在乎他们的权和势，有几个能像清栀这样事事替朕考虑？」

小皇上声音轻轻的，在我耳畔呢喃，像是撒娇，大概只有在我面前，他才会有这般孩子气的一面。

「清栀，阿榆喜欢你，阿榆只想好好保护你。」

我也忍不住哽咽，原本以为是相伴多年的牵挂，却不知在日复一日的相互照顾中，早已生出了别的情愫，生根发芽。

「我也喜欢你。」

他被惊得弹起来，眼里似是难以置信和满载了的喜悦。

「你说什么？」

我盯着他琥珀色明亮的眸子，一字一句说道：

「我喜欢你。」

陪他用过晚膳，他把我拉到内殿，神神秘秘的。

小皇帝从隔间取出来两套短衣，叫我换上。

「这是干什么去？」我疑惑道。

「陪朕出宫一趟，快。」

他倒是挺快，三五下就把身上龙袍脱了，把衣服套了起来。

我一时有些为难，他在我不好意思换。

「清栀？怎么不换啊？」

我只好硬着头皮道：「皇上，能不能转过身去，奴婢.....会害羞的。」

他好像突然意识到，匆匆嗯了一声就转过去了。

虽是背对着我，我却能看到他耳朵都红了，看来小皇帝这是害羞了？

我赶忙趁他转过去换好衣服。

「皇上，奴婢好了。」

他转过来看着一身男装短打的我，一副被惊艳到又满意的样子。

「清栀这样俊俏，怕是别家姑娘看了都要痴心错付了。」他调笑道。

「皇上别贫嘴了，快走吧。」

他笑盈盈地拉着我的手，从内殿暗道往外走。

「这是阖宫唯一的密道，能通到宫外，只有历代的帝王才知道。」

暗道里只有他手里的火匣子有光，他就这么牵着我的手，随着眼前的些许光亮，一直往前。

出了密道，居然是宫门外的一片竹林，走出一会儿，便有马车候着。

我与他上了车，他帮我拍了拍肩膀上的灰尘。

「皇上，这是要去哪？」

「我想过了你早晨说的话，所以我们现在，去镇北侯府，见我舅舅。」

马车行了一会便停下了，皇上从袖子里掏出一块玉，递给车夫，前去通禀。

我轻挑起帘子，隔着缝隙看到镇北侯府上的烫金大字，府邸大气端庄，一眼就能看出与众不同的豪迈，门口戍卫的也不是普通的家仆，明显是兵丁。

「公子，侯爷有请。」

为了低调行事，我与皇上并未下车，从侧门入了侯府。

府中十分安静，并无人声，我倒是有些疑惑，这偌大的侯府是不是有些冷清。

「侯府只有镇北侯和侯夫人，表兄在边关，其余几位表小姐都已出嫁。」

皇上看出了我的疑惑，答道。

「镇北侯府也只有母后和舅舅是嫡出，自外公去后，这里他也不长住，冷清是正常的。」

马车停在正厅，我先下车，扶皇上出来。镇北侯与侯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。

「臣恭迎圣驾。」

皇上赶忙前去扶起，「舅舅舅母多礼了。」

几人入厅一番寒暄后，侯夫人就告退了。

镇北侯正色道：「臣这几日一直在恭候大驾，皇上果然是来了。」

皇上微笑，「想必舅舅是明白朕的来意了。」

镇北侯点点头，「皇上刚登基，想必也对朝中局势不太了解，之前没有什么大的动静，臣等只好静观其变。」

「舅舅也知道，朕现在夹在权臣之中，难处诸多，朕借着封妃一事得以喘息，若能得舅舅助力，只怕假以时日，便能改变时

局。」

「皇上有需要臣的地方，臣定当竭尽全力。皇上，之前之所以没有人投效于您，是因为许多人在观望，想知道您是不是一个值得他们用身家性命扶持的君主。」

皇上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，镇北侯接着说：「皇上若想巩固皇权，还需自身强硬，若您是平庸之主，有志之士怕是也将依附权贵，而非为您效力。臣这几日留京，便是等您，您若前来，臣定当做您的肱骨，您若不来，臣也只能安守本分，静观其变了。」

「舅舅，朕明白了。」

皇上一个长揖，镇北侯侧身躲开，眼里赏识之色溢于言表。

二人一番交谈过后，侯爷将皇上送至门口，夜已深，便与侯爷侯夫人告辞，原路返回。

转眼我都在内殿守夜好几个月了。

换句话说，我这个小宫女，和皇帝「同居」了许久。

但我没想到的是，自他过完生辰以后，发生了不少令人尴尬的事情。

某日早晨我起来的时候，看见他在床上呆坐着。

「皇上？怎么不多睡会儿？」

我迷迷糊糊地问道，还以为到了上朝的时间，看了眼窗外，发现天还没亮。

「没事。」

他说完就爬起身来，去如厕了。

作为他的侍女我当然得尽好义务呀，我就爬起来点了灯，披了件衣服准备跟出去。

结果走在前面的小皇帝突然突然停住，转身和我说：「那个，清栀，你去睡吧，不要跟过来了。」

我一脸懵地停在原地，光线不太亮，但能看清小皇帝脸上的窘迫之色。

发生什么了？我回到殿里，坐在榻上想着。

莫非是我打呼噜了？还是我衣服没穿好？

我低头看了看，里衣一切整齐。这下倒是越想越糟糕，该不会是我干了什么丢脸的事情吧。

一转头，看到小皇帝的龙榻上，一片濡湿的痕迹。

呃.....难不成这是，我们已经十五岁的皇上.....尿床了？

正在我发呆的时候，他回来了。

「你.....都看见了？」

我惊得一回头，他正好站在我面前，脸红得像个熟透的桃子。

我很清楚，这时候不该问他怎么了，我也觉得好尴尬，小皇帝丢人的一面被我撞见了。

只好借此机会溜开，「皇上，奴婢帮您换一下被褥。」

我去侧殿的柜子里拿了一条新的亵裤，又拿了床新被褥回来。

皇上披着条毯子坐在椅子上，不知所措地盯着手指。见我回来，也不正视我，脸扭向另一边发呆。

小少年还是害羞了。自他七岁我来到他身边，他从未尿过床，今日不知是怎么了。

我把亵裤叠好放在他面前，他抬头看了一眼我，有些羞涩地呢喃道：

「一会你帮朕叫个太医过来吧。」

我怕他尴尬，就嗯了一声，去给他换被褥，濡湿的那床被我卷起来放在旁边。

等我弄好了回头，他已经换好了裤子，我便和他说：「皇上，换好了，再休息一会吧，还早呢。」

「好。」

熄了灯，天边已渐白，小憩了大半个时辰，起更的宫人来了。

乘着他穿衣，我让小德子去叫了个太医。大清早的，太医以为是皇上身体抱恙，来得挺快。

皇上见太医来，便令所有人下去，要太医独自看诊。

不知他有什么事情，连我都不方便知晓，他以往什么都不瞒着我的。

想起早晨他尿床的事情，我心里一惊，他怕不是有什么隐疾吧？

过了一会儿，太医出来了，喜笑颜开地摸了摸他的长胡子。

我上去赶忙问：「太医大人，皇上无恙吧？」

太医笑眯眯地说道：「皇上不仅无恙，还康健得很呢，」

皇上见到我，脸色又是一阵红。什么也没说便去上朝了。

我把换下来的被褥交给小德子，要他拿去浣衣局洗了。

小德子翻开一看，笑了。

「皇上这是年轻气盛啊。」

我疑惑到：「什么意思？」

小德子一副我什么都懂的表情，问我：「姑姑知道吗？皇上这是到了年纪，精力旺盛，阳气外泄了呀。」

我从小到大接触过的唯一算得上男人的就是小皇帝，然而他以前也只是个小男孩，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过。

听小德子这一说，又想起来以往看过的话本子，想来这便是男子的「梦遗」？

我脸刷的就红了，小德子又调笑道：「姑姑日和皇上相伴，怎么这都不清楚？咱们皇上，以后就是男人了。」

怪不得他今天早晨神神秘秘的，宣太医还要差开宫人，是不想被我听到他的私密罢了。

皇上害羞了，我很确信。

午膳的时候，他还是拉着我一起吃。

我也为了不让他尴尬，默契地不问昨夜的事情，安静埋头吃饭。

突然他说：「下午娴太妃的亲妹和妹夫会来，过些时候，朕去给太妃问个安。」
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只怕此番是他与太妃通过气，有意安排的见面。

娴太妃的妹夫便是宁小将军，不过刚二十，军功卓越，现如今在京郊的军营任京都卫。

我点了点头，「要奴婢陪您去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对话就这么短暂地结束了，我与他继续低头扒饭。

正当我心里夸赞御膳房的水煮鱼做的就是好吃的时候，他突然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：

「朕昨夜梦到你了。」

不对劲，这事不对劲。

我总怀疑皇上说这话有暗示的意味，毕竟十五岁，很多大户人家的子弟都开窍了。

而且我又是贴身宫女，一般来讲都是有服侍主子的义务的。

加上.....他当时稀里糊涂赐我避子汤的事情，宫里的人都默认我侍寝过了。

宫里本来就没有妃嫔，与他最亲近的自然是我，万一他要求，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。

我一时半会儿还处在惊讶状态中，还带着一点勘破了少年成为男人这个秘密的窃喜。

这就好比，当你突然看见你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，她裙摆上的血迹时，你俩心照不宣的尴尬和羞涩。

这又好像，你从前只是发觉有一点好感，却没有往男女之事的方面想的邻家哥哥，突然有一天和你说，他做了个春梦，梦里

人是你。

这种复杂的感觉，竟然让人无法形容，羞怯却又带着些许占有欲。

原来我陪伴着的少年，已经长大了，不再是从前总来我面前哭闹，要我陪他玩的那个奶娃娃了。他的身体已经宣告了他生理上的成熟。

我没接皇上那句奇怪的「暗示」，就装作没听见，幸而皇上脸皮薄，再没说别的什么。

下午皇上在养心殿批折子，嫔太妃宫里来人通禀，说人已经到了，请皇上过去。

皇上让我替他整理衣襟，他照了照铜镜，和我说道：「其实朕挺没把握的，宁家也是世代勋贵，虽没有站队，但也没办法保证一定会听命于朕。」

他叹了一口气，「没办法，朕得试一试，朕不能坐以待毙，任由权臣宰割啊。」

我给他系好袖口的结，柔声道：「皇上肯定能得宁小将军拥戴的，你二人都年轻，想必宁小将军也是有雄才大略之人，定然不会安于祖上蒙荫，此番对他来说也是机遇。」

小皇帝听闻此言，似是有了几分把握，他揉了揉我的头发，「谢谢你，清栀。」

我与皇上到的时候，娴太妃娘娘正在和她的妹妹闲聊，一旁宁小将军在候着。

见皇上到，太妃起来相迎：「皇上来了，来来来，今日哀家这可是热闹了。」

宁小将军小麦色的皮肤，明显长期经风吹日晒，一身武将常服，个子倒是高挑，眉眼犀利，不似年轻人的跳脱，多了一份老成。

「臣京都卫宁韬参见皇上。」

一旁的夫人也跟着行礼，不愧是娴太妃的亲妹，两人岁数相差虽大，但五官极为相似。

「爱卿免礼。」

短短一个动作，二人皆是在估摸彼此的态度。

「朕久闻宁小将军盛名，不过弱冠之年便官拜四品，实乃我朝英才。」

「皇上谬赞了，臣不过是得长辈提携，不似皇上年少有为，日理万机。」

我心想这两人互捧还真是有一套，吹得天花乱坠。

皇上点点头，「太妃先聊着，朕与小将军出去散散步。」

看来这是要私下密谈。此处人多耳杂，不宜多说，我便留在殿里等皇上，嫔太妃拉我在一旁坐下，我刚想倒杯茶，突然一个小肉团子扑出来，一把扯住了我的裙子。

「嫂嫂，嫂嫂。」

我俯下身一看，果然是嫔太妃的小公主安宁。

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身旁的太妃，太妃给我一个微妙的眼神，便继续和妹妹聊天去了。

「安宁公主，想清栀了吗？」

「那当然，安宁想嫂嫂了。」

小姑娘长得白白嫩嫩，冰雪可爱。

「谁教你叫的嫂嫂呀？公主可是折煞奴婢了。」

我拉着她白白胖胖的小肉手，拿了一块桌上的桂花糕来逗她。

「当然是皇兄教的啊。」

皇兄，安宁就一个兄长，还能是谁。

我心里一阵郁闷，皇上自己胡说八道惯了，没人管他，现在怎么也带着安宁胡乱叫。

「桂花糕给你，以后不要叫嫂嫂了，好不好？」

小公主嘟着小嘴思索了一会，接过我手里的桂花糕，撒腿就跑，顺着风声飘来一句「谢谢嫂嫂。」

旁边嫔太妃靠过来，与我说：「哀家瞧着皇上对你可上心了。」

旁边的将军夫人头点得像只拨浪鼓。

「奴婢只是个宫女，皇上那都是一时兴起的戏言，做不得数。」

嫔太妃摆了摆手，「哀家看着他长大，他那个性子和他父皇一样倔，窦贵妃不也是出身布衣，只因着姿容出众入宫，先皇宠她，后来非要封她做贵妃，先皇后都拿她没办法。如今皇上年少，又重感情，对你更是不同。」

嫔太妃一边笑一边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另一旁的将军夫人也是一脸兴奋，看她俩这像是媒婆一样热切又期盼的笑容，我突然有种被逼婚的感觉。

她二人在我耳畔叽叽喳喳的，一会儿说这，一会儿说那。

我心里却在思考刚才的话，皇上对我有感情是不假，但帝王无情，日后他身边定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环肥燕瘦，美人环绕。现如今我作为他身边唯一年龄相仿的异性，自然是情窦初开的他情感的寄托。

可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，如若他日后另娶他人，要未来的皇后听了这些话如何自处？

能容我，或是不能容我？我到时候只怕别说是做妃嫔，就是想苟全性命，怕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

皇上过了一会儿便与宁小将军一同回来，娴太妃要留他一起用膳，皇上只说还有奏折没批，就拉着我回了养心殿。

他似是心情不错，一路上叽叽喳喳和我说了好多话。

「朕看有外臣在，留下用膳的话怕他们不自在，又怕让你候着过了时辰，给你饿过头了。还不如回殿咱俩一起吃。」

他眉梢上都带着愉悦，我心里却是揣着不安，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。

「清栀，你说的没错，这次多亏有你给朕提点，不然朕还在为这些事情没有头绪呢。」

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，心中又生气又委屈，我事事为你着想，希望你能稳坐江山，希望你能不再受人拿捏。

你倒是好，由着性子胡来，也就是我行事低调小心，后宫里没有你的妃嫔，不然哪还有我立足之地。

越想越窝火，越想越生气，到后来根本都听不进去小皇帝说的话。

他好像也发觉了我情绪不太好，就停下来问我：「清栀，怎么了？」

一双大眼睛凑到我面前眨巴眨巴，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。

「是不是磕着碰着哪了？还是着凉了不舒服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平息了一下心情，对他说：「皇上，奴婢没事，回宫吧。」

他有些疑惑地点了点头，拉起我的手继续往前走，我的手指与他扣在一起，但我此时心里正怒火中烧，不由得挣开来。

小皇帝瞧我这神色，大概是明白我真的生气了，或许又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，就小心翼翼地往我身边靠了靠，试探着问我：

「怎么了？谁惹我家清栀姐姐不开心了？娴太妃说你什么了吗？还是宁韬的媳妇说你？」

我不作声，眼睛盯着红瓦高砌的宫墙发呆。

皇上也愣了，我很少有给他脸色的时候，毕竟他是君，我是仆，以往他年纪又小，我事事都让着他，这么生气这都是第一次。

小皇帝从不知所措到开始委屈，扯着我的袖子哄了我半天。

「清栀，是不是阿榆说错话让你生气了？还是阿榆今天没多陪你？你说出来嘛，阿榆给你认错好不好？」

他又顺着我的视线看向宫墙，便问我：「是不是觉得宫里闷想出去玩呀？那用过晚膳我带你去城东逛夜市好不好？不要不理人啊？」

我瞅了他一眼，假笑道：「奴婢怎么会不理皇上呢？奴婢又怎么会生皇上的气？皇上多虑了。」

他委屈巴巴地看着我，「胡说。清栀就是生气了。」

我也不好再阴阳怪气的反驳，反正这事还是需要认真地说开来，「皇上，先回养心殿吧，奴婢有话想和你讲。」

他点点头，眼前离养心殿已经不远，我二人不一会就到了。

一进殿，他把我拉进内殿，然后和我说：「清栀，现在没人了，你有什么要和我说的，就说吧。」

我跪下行了个大礼，语气冷淡，「皇上，请收回您要封奴婢做皇后的话，莫要让宫里再有这样的传言了。」

小皇帝僵在原地，一脸不可置信：「为什么？你就因为这个和朕置气？」

「奴婢不是置气。这是奴婢深思熟虑的结果。」

我抬起头来，直视着他清澈的眸子，但好像有那么一刹那，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受伤的神情。

我的心好似突然动了一下，我突然就有些后悔，开始质问自己，是不是话说得太过了？是不是对他态度有些过于刻薄了？

我已经十八岁了，怎么还让他来哄我，这算不算是无理取闹，算不算是变相的撒气在他身上？

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下来，正准备张口解释，却看见他深邃的眼眶里泪花在打转。

「清栀，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，不喜欢阿榆了？」

他不等我回答，突然站起身来绕开我就走，还在跪着的我想去拉他，就这么一刹那，我身形一个不稳，整个人磕倒在地。

他听到声音立马停下，转过身来。看我摔倒，变得格外紧张。

「没事吧？」

我揉了揉磕疼的手肘，却看到他脸上眼泪滚落的痕迹。

原来突然起身，不是要发怒，而是不想我看见他的眼泪。

小皇帝低下头，把我打横抱起来，放在他的龙榻上。

我以为他要干什么，却见他出了殿，过了一会拿了两个木匣子回来。

一个里面是止血药，我和他二人都一时无言，他拉过我的手臂，把我衣袖撩起来，给我磕破皮的手肘轻柔地抹药。

我想了想，决定还是开口给他道个歉，刚才态度确实不好，让他也莫名其妙受了委屈。

他却打断了我的话。

「不要说了，朕不想知道，你看看这个吧。」

他把另一个盒子塞给我，上面漆墨如新，一看就是被精心保存起来的。

我打开一看，里面躺着一卷明黄色的卷轴。

那材料我再熟悉不过，是皇帝圣旨专用的丝绸。

我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他却是低着头，不看我。

圣旨上写着：

「御前女官安氏清栀，性行淑均，蕙质兰心，自幼相伴于朕，崇勋启秀。柔嘉成性、宜昭女教于六宫。贞静持躬、应正母仪于万国。以册宝立尔为皇后。其尚弘资孝养。克赞恭勤。茂本支奕叶之休。佐宗庙维馨之祀。钦哉。」

后面盖了玉玺，却没有写日期。

「朕登基第一天，就参照了许多先祖的册文，才拟了这圣旨出来，想着未来有一日，能用最高的礼节迎娶你入门，让你做朕的发妻。」

他好似哽咽了一下，我没听清。

「你不愿的话，朕不勉强，这圣旨也送于你，若是后悔，出宫前自己填了日子上去，还可奏效。你既有了心上人，一会朕去拟一道旨，明年便放你出宫。从今往后你婚嫁与否，朕不再过问。」

话说到最后，他的声音都有了哭腔。

我一把抱住他，感觉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了。

「我就在你身边，哪也不去。」

他抱着我，长叹一口气。

「你总是这样，让朕欲罢不能。」

我拍了拍他的背，像在哄小孩子一样。

「奴婢可从来没有说过喜欢别人的话，皇上可真是会自己气自己。」

他推开我，直视着我的眼睛。

「当真？」

我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小皇帝嗤的一下笑出来，眼角还红红的。

「朕真是患得患失，多虑了。」

他拉着我的手，我就半倚在他的龙榻上。

「那你为什么突然和朕说那些，朕真是吓坏了。」

他虽是埋怨的语气，却又亲昵得像撒娇。

「因为奴婢今日听见安宁公主说，皇上教她叫奴婢嫂嫂，于情于理都不合适，如今皇上后宫空悬，多少名门望族的小姐在盯着这个位置，皇上又如何能让奴婢区区一个宫女做皇后。」

我虽是笑着说的，却原把刚才那份圣旨塞在盒子里，还给了他。

「皇上初登基，尚未稳妥。这后位应当是给能助皇上安定江山的女子的。奴婢只愿做个宫女，不要名分，相伴皇上左右。」

皇上紧紧盯着我，他问我：「清栀，你心里也有阿榆对不对，如果后位一定要给能助朕坐稳江山的女子，那这个人，为何不能是你？」

是啊，为何不能是我。大约是因为，我不比她们饱读诗书，我不比她们家世雄厚，我不比她们容貌出众，我不比她们名正言顺。

我陪伴皇上这些年，照顾他的衣食起居，照顾一个幼年丧母的孩子脆弱的感受，照顾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君王内心的温柔，我亦姐亦母，亦妻亦友，但终究，我只是一个宫女，一个侍婢。

我忍住内心的苦楚，和他说：「皇上，下个月十五，高嫔就要入宫了，第二日两位贵人也会入宫。」

他身子一僵，紧攥着我的手，道：「清栀，你若是不喜，朕.....绝对不会去见她们，不会踏入后宫一步，你也知道的，朕在这件事上不得不妥协，这也是我和太师商量过的结果，朕已经把她们的位份给到最低了，后位还是会留给你的。」

他瞧我不说话，又接着道：「朕不会让她们伤你一丝一毫的，等朕大局一定，就立刻封你做皇后，好吗？」

他的声音温柔又怜悯，攒了满满一腔柔情。

「皇上，奴婢的意思是，几位小姐身份尊贵，下个月便要入宫，您不能不闻不问冷落了她们，皇上现在十五岁了，也到了通晓房帏之事的时候，奴婢作为您的贴身宫女，也该尽到职责。」

他愣住了，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

「皇上还记得奴婢给你看过的图册吗？上面的东西可还记得？皇上今晚同奴婢学习一下，莫要等下个月被几位小姐笑话。」

说着这些话我觉得有些脸红，但不知怎么，说出口来竟好似满满的都是醋意。

皇上的脸也红透了，他拉着我的手心里都是汗，但他神情严肃地和我讲：「不管怎样，都只有你可以笑话朕，因为朕从来都没打算碰过她们。」

看到小皇帝认真的表情，我没有丝毫怀疑，他既然能这么说，就定然能做得出来。

我来不及多想，他的吻就落在我唇上，我们唇舌相交，肆意亲吻，相濡以沫。

他身上好闻的龙涎香萦绕在我鼻息间，不知不觉两人已经滚在了龙榻之上。

我的长发散开来，不知何时与他的发丝缠在一起，如我二人一样难舍难分。

小皇帝已经不再像儿时那样羸弱了，或许是营养充沛的缘故，他的身上竟有些肌肉的线条，精瘦有力的胸膛随着呼吸起伏，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近。

他的上衣已经散落在龙榻下，我伸手正准备去解他的腰带，外面突然传来太监的呼声。

「皇上，晚膳好了。」

突然被打断那一刹那，小皇帝被情欲朦胧了的眼睛清醒了片刻。

他的气息还粗重，脸色依旧带着潮红，却收回了贴在我腰际的手。

空气格外寂静，这顿饭吃得十分漫长。

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，我就觉得脸颊发红。

他不抬头看我，倒是给我夹了一块鱼。

「嗯？」我有些疑惑地哼了一声。

「多吃点，你太瘦了。」

我摸了摸自己的腰，好像并没有很瘦啊，突然转念一想，我很怀疑他这是不是觉得我胸小。

我抬头看他，他只埋头吃饭，不理我。

吃了一会，他又突然张口问：「刚才叫朕用膳的是哪个？」

小德子跑过来一脸讨好，「皇上，是奴才。」

我心想着，你今天坏了皇上好事，你还高兴？现在难过都来不及了。

果不其然，皇上说：「下个月朕去行宫，你明天启程去打点安排，这个月就不用回来了。」

小德子一脸疑惑地下去了，皇上之前也没提过，不知道今天怎么突然想这么一出。他打死也不可能明白，皇上这是公报私仇，拿他撒气呢。

我想着想着笑出了声，皇上瞪了我一眼。

「清栀也想去吗？要不朕成全你？」

我摇摇头，「不去不去，不是说好陪在皇上身边哪也不去的吗。」

他一脸严肃，但嘴角的一丝笑意还是没有逃过我的眼睛。

用过膳，他拉着我去了坤宁宫。这是皇后的宫殿，自他母后去了，宫内摆设都没有动过。

他许久没有来过，我清楚，大约是怕触景伤情，惊动他心底最脆弱的那部分。

我倒是有些惊讶，他今日怎么突然想起来这里了，他命宫人在外面候着，拉着我进了殿。

我依旧记得，十岁那年先皇后拉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，和我说，「以后太子就由你来照顾了，替本宫多上上心。」

先皇后仁慈，只可惜年纪轻轻就去了，抛下幼小的太子，幸而她当年的交代，我也一一做到了。殿中有她的灵位，是先皇放在这里祭奠她的。

等新后入主中宫，这一切都会被重新整理，迎接新的女主人。

他给太后的灵位前上了一炷香，烟雾袅娜，直直而上，似是故人有灵。

他拉着我行了个大礼，然后说道：「母后，儿臣拜谢您将清栀送与我身边，求您保佑我朝江山社稷安稳，保佑我二人同心同德，白首不相离。」

我与他一同叩首，那一刹那，像极了我在成婚拜高堂。

坤宁宫很大，我与他踱步而行，他看着那些花花草草在走神，我知道，他是想太后娘娘了。

他转身与我说，「母后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从前生我时又落下了病根，那些年父皇不常来后宫，来了也是去窦贵妃那里，只有初一十五才会来看看母后。我每每想起母后日日候着父皇，却又听到他去了别宫时黯然伤神的模样，我就于心不忍。」

我拉起他的手，听他继续道：「父皇与母后成婚多年，二人相敬如宾，母后病重的那些日子，父皇倒是每日都来。我从未见她那么高兴过。似是连着身上的病痛都显得微不足道了，我那时候就发誓，日后一定一心对一人，莫要让我的妻如我母后一般，独守长夜。」

「可是皇上，你是君王，三妻四妾才是常态，不然如何能稳坐江山？」

我劝慰道，皇上或许还是太年轻，并未考虑到其中利害。

「若这天下河清海晏，朕独宠一人又何妨？如若天下的臣子都得依着把姊妹女儿送入宫中，才能保全官位，那朕才真是昏君。」

小皇上年纪轻轻，虽坐上了无人敢想象的地位，却也受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楚。

我每每觉得他打动我的，不是他次次都护着我，也不是他要给我名分，而是他永远都有一颗赤子之心。

他并未因丧父丧母的痛苦压倒，也未因别人的吹捧和恭维迷失，更没有被眼前的安逸享乐迷惑，他永远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想要什么。他要的是受到万民敬仰，要的是天下百姓安乐，要的是官场一片清明。

我伸手从背后抱住他的腰，坤宁宫的梅树开得正好，我二人站在梅树下，暗香萦绕。他也扣住我的手，他的手心温暖，像只燃烧的小火炉。

「那皇上……刚才，是在顾虑什么。」

这话说得不明不白，但他肯定懂我意思，其实我过了这么一会也没想明白，他为什么停下来。

或许仅仅是因为被小德子扫了兴致？还是……嫌弃我身材不好？或者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

我脑子里转过了一百个可能，连皇上可能是个断袖都想过了，但又觉得应该不是。

却听他开口道：「清栀，如若委屈你，要封你为妃，你愿意吗？」

这……我不知如何回答，一直都以宫女的身份陪在他身边，他问我愿不愿入宫为妃，我的第一反应是作为妃子繁文缛节众多，不能时刻相伴，谁来照顾他？

他却抱紧我，「朕说要你做皇后的事情依旧奏效，只是，那时突然打住，是不愿朕最在乎的姑娘，就这么不明不白，没名没分地跟了朕。」

「你若愿意，下个月初朕就给你办个册封礼，让你名正言顺地入了我皇家的玉牒，与你行了合卺礼，到时候朕再与你行周公之礼，可好？」

他眼神真挚，语气温柔，天下女子哪个不为他动心？

「你陪伴朕这些年，朕封你也是理所应当，这次虽不能直接册封你做皇后，但日后封后大典册文也都会有，你依旧会是朕明

媒正娶的妻。」

「但是.....奴婢不愿意。」

我一开口，却是拒绝的话。

「也罢，时局未定，让你做妃也难保你日后受委屈，只做个宫女，万一朕有朝一日皇位不保，至少还不至于牵连于你。」

他把身上的狐皮披风取下来，披在我肩头系好。

「皇上，奴婢是怕不能日日见你，不能风雨里给你撑伞，不能天冷时为你添衣。奴婢从未留恋过荣华富贵，凤仪天下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。」

他为我系带子的手一顿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

「清栀只想陪着皇上，朝朝暮暮，不论是什么身份。」

他忍不住嘴角扬起，好看的眉眼如山水相映，他和我说：「是朕思虑不周，妻便是妻，一时做妾都是委曲求全，朕不舍得委屈你丝毫。」

皇上一个月后果真如先前所说，带着我，还有娴太妃和安宁去了行宫。小王爷年龄太小，还需要人照顾，因此容太嫔留在宫里，并未跟来。

我倒是疑惑他为什么突然想着来行宫，但不得不说这里确实是冬日里休养生息的好地方。

行宫里有一处泉眼，里面流的是温泉，被引到各个主殿，成了天然解乏养身的温泉浴。

小皇帝宠我，他忙的时候行宫后殿里的温泉就归我了。

乘人少的时候偷偷泡一泡倒是很舒服。

我大概也明白皇上为什么要来这里，一是下半个月那几位小姐就要入宫，皇上并不想与她们多接触，这一举正好将三位貌美如花的姑娘扔在京城。

二是宫里耳目众多，不方便皇上私下里与几位武将来往，而且皇上出行也不方便，若是总在宫里走密道出去，时日久了，怕是会被有心人发现。据我所知，自上次见面之后，皇上与那位宁小将军来往甚密，皇上嘴上不说，但私底下早就有所动作了。

小皇帝从未避着我，却也并未事事让我知晓。想来也是怕我担心。

以往在宫里皇上都会午休，如今午后他一般都是换了衣裳，带着暗卫从行宫暗门出去，也不知是去哪里。

我一般就守在他行宫之中，不留其他宫人，皇上不在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太多人侍奉反而容易被察觉。我便一个人霸占着皇上的行宫，一个人占着后殿的温泉。

因而行宫里最近有些传言，皇上初经人事，沉迷于美色，日日与贴身宫女厮混在一起，二人白日宣淫，门都不出，也不许其

他人进去。

我本想着泡个澡解解乏，却不小心睡着了。

不知何时皇上回来了，见我这样便轻声喊我：「清栀，清栀？」

朦朦胧胧中，我听见他问我，「是困了吗？怎么不去榻上休息？」

意识迷迷糊糊醒来，发现他已经把我打横抱起来，袖口上也沾上了水。

幸而刚才怕宫人进来，身上还穿了件肚兜和底裤，我就这么倚在他怀里。

不得不说小皇帝还是孔武有力的。从浴池到龙榻也不近，他竟连停都不停，我脸色羞得通红，也不敢乱动，生怕累到他。

他把我放下来，给我擦了擦脸上的水珠，一边责怪又关切地对我说：「怎么躺浴池里就睡了，也不怕滑进去，瞧你，手都泡肿了，朕不在你就不让人放心。」

我把一旁的被子撤过来遮住，看他忙东忙西的样子，我都不清楚谁是皇帝谁是宫女了。

「皇上去哪了？怎么弄成这样，没受伤吧？」

我瞧他换下来的衣服都被划破了，以为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。

他叹了口气，「朕跟着宁小将军去了京郊的军营，近些日子在那里随几位老将学学兵法谋略，顺便学点武功。」

「一切进展得可还顺利？这些事情不会被几位权臣知晓吧？」

皇上笑了，一边擦着我的头发一边和我讲：「这边行宫都是当年父皇留下的心腹，而且京郊军营里纪律森严，多是宁家统领多年的将士，自是万无一失。幸而我朝文臣与武将泾渭分明，相互抵触，朕才有了喘息之力，若是那高雍不只权高位重，还手握兵权，只怕现在这个位置都不由朕来坐了。」

我拉住他给我打理头发的手，认真告诉他：「皇上，不论如何都当万事小心，奴婢不想你有任何闪失。」

他吻了一下我的手臂，「朕答应你。」

到了行宫就不必上朝，皇上每日只在前厅批递上来的折子，或是有急事再由大臣前来议事。

因而皇上空余时间也越来越多，但他如今忙着谋划，真正能安逸享乐的时间极少。

近几日，他出去得越来越频繁，有时候白天出去了，直到晚膳前才回来。

这日我等他回来，他一瘸一拐地进了殿，我扶他坐下，瞧他小腿上一片血肉模糊。我连忙拿了金疮药和药酒去给他清理。

「今天这又是怎么了，还挂了彩回来？」

「朕近来日日在营中练武，今日训练的时候不小心伤到了。」

我给他上药，他疼得皱眉头，却不哼一声。

我总觉得他最近变了。

变得不太一样了，但又说不上来到底是哪里不一样。

终于给他包好伤口，扶他去用晚膳。

他拉着我的手，叹了口气。

「清栀，万事俱备了，待朕回宫，成败就在此一举。」

「皇上.....这是打算动手了？」

他不言语，只点了点头。

我倒是有点好奇，既然在行宫比宫内更方便行事，为何不在行宫动手？

「朕此次已经在宫外一月有余，那几位贵女也已入宫，朕再不回去，怕是他们会有意见，也会起疑心。」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给我夹着菜，我瞧着他温润如玉的模样，心里大概明白什么不同了。

这段日子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他一下子变得成熟稳重许多，不再是那个有事就会哭闹耍脾气的蛮横小太子了，也学会把表情都藏了起来，我渐渐也看不懂他了。

依着这些年的了解与信任，我还并未惊慌，但这种难以把握的感觉，让我突然有了一种若即若离的错觉。

「皇上的谋算.....奴婢能知道吗？」

我带着些试探地问了一句，他本就不常与我说朝中事情的，但偶尔还是可以听到，只是如今行宫中，他谋划的事情，近来都不曾提起。

我心里也明白，他或许是为了计划万无一失，也或许是为了让我放心，毕竟高雍手握重权，朝中处处皆是他的爪牙，而如今的文人，只知定国公，眼里哪还有这个幼帝。

皇上成败在此一举，如果不能使高雍释权，只怕今后便是无人再能信服，而他退位让贤只怕也是迟早的事情。

先皇与其周旋多年，殚精竭虑，尚且才能安然处之，但他也并未对高雍下死手，高氏一族百年爵位，根深蒂固，小皇帝这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家性命在赌。

「朕.....已经安排万余御林军，五万京郊将士听候诏令，时机一到定会血染京城，如今除了这种手段，朕别无他选。朕已命吾舅镇北侯返回边境。一来是为了防止内乱之时外寇乘虚而入，二来是一旦京中有变，他会立刻带兵回京，歼灭叛贼。」

虽未一一相告，但他还是把安排都说与我听。

我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下来，我不喜欢置身事外的感觉，我更希望他能相信我，也希望我能帮他。

至少，我希望知道，他不只是难以揣摩的上位者，还是我熟悉的那个阿榆，只对我敞开心扉的阿榆。

他抱了抱我，与我说：「清栀，朕如若一朝功成，第一件事就是让你嫁给朕，再与你生许多小皇子。」

「不赐奴婢避子汤了？」，我心里甜滋滋的。

他轻拍一下我的脑袋，「怎么回事，还记朕的仇呢？」

我吻了吻他的唇，手臂环上他的腰。

不得不说小皇帝最近练武的成效不错，行宫内暖和，穿得也少，隔着衣服都能摸到他坚实的腰身和一块块的腹肌，这才过了小半年，他竟比我高出去小半个头了，从前二人相差不大，而到现在吻一下他都得微微踮脚。

想着我今年这都快奔十九了，还未成婚，前几日听闻嫔太妃说她的妹妹，那位见过面的宁小将军夫人，都已经怀胎三月了，一时间竟有些恨嫁的感觉。

皇上拍了拍我的后背，「过些日子辛苦一下，回宫去那些女人要是刁难你，不必理会就行，而且朕在前殿，她们在后宫，一般不会见到的。你是朕的人，无须听命于她们。」

我嗯了一声，又多嘴问了句：「皇上会翻她们的牌子吗？」

「怎么，朕之前和你说过不会的，这就忘了？」

我忍不住把他抱得更紧，又娇蛮道：「才没有，奴婢是怕皇上看见美人儿就把我给忘了。」

我觉得我近来也变了，自从他封了那几个女子，我好像很在意，很计较这些了。

我也开始会问这种问题，只是为了听他哄我，听他说只会喜欢我的话。其实他是皇帝，那都是他的妃子，就算他翻牌子那也是理所应当的。

我确实无权干涉，但我总也希望，我在他心里也会是唯一的存在，而不是被他藏于后宫的某个佳丽。

我也在赌，赌他日后江山安定，睥睨天下之日，也能只念我一人。

我和他，都在豪赌。

皇上回宫的那天后宫一众人来迎，那三位刚入宫的妃嫔皆是悉心打扮，只盼着能早日得宠。

皇上哪里有心情看她们，只是淡笑着说了声免礼就径直回了御书房。

我跟在皇上身后，感觉如芒在背，她们那不满和愤恨的眼神似要捅穿我。

虽不知皇上什么时候动手，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

但为了安定人心，这个晚上，皇上并未如往常一样同我用膳。

他去了新封的高嫔那里。

我一个人没什么胃口，坐在御花园的亭子里望月亮，这里可以看到她宫中的灯火，我也不想前去，就在此处待着。

我从没觉得时间这么漫长过，那顿饭久到我都开始乏困。

我本想着回去，或许皇上已经留宿在她宫里了。我在那一刹那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赌输了。

刚起身，就听见身后一个声音唤我：「清栀，回去吧。」

我惊讶地回头，心中有些慰藉，却又觉得卑微，便冷下脸来。

「皇上怎么出来了？」

他一脸诧异，「怎么了？莫不是生气了？」

即使是，我也不太想承认，就装作无所谓的样子。

「那位怎么办？」

「朕就是探探口风，听听她父亲有没有什么动静，随便吃了点就出来了。」

他顿了顿，「什么她怎么办，朕又没让她缺衣少食，朕再不出来你怎么办？继续在这吹冷风？」

他语气是埋怨的，手上却把我揽在他怀里。

我突然觉得自己小肚鸡肠，太能吃醋了，正想和他道个歉，他却和我说：

「你能在意朕，朕很高兴。」

我瞧着他笑得眉眼弯弯的样子，心里也放松下来。

「朕这几日内就会动手，一旦出现不测，朕会安排你出宫，你到时候顾全自己，不必再回来。」

我听他这话，心里有点不好的感觉。

这像托孤一样的话是什么意思？

第二日皇上去上朝，我在侧殿候着，便听殿里他们议事的声音。

「朕今早收到一封密函，镇北侯从边境来报，二十万蒙古大军压境，意图侵犯我朝，事态严重，为了安定民心，镇北侯暂未将此事宣扬出去，诸位大臣怎么看？」

我心中一疑惑，今早没听他说起此事啊？

朝堂上一时慷慨激愤，有人主战，有人主和，还有人建议如今仍在冬季，两方交手彼此都不利，应当打不起来。

皇上并未下结论，留下一句「几位爱卿来留下议事，其余人无事退朝。」

我见他从大殿内出来，快步回了宫。

「皇上？边关很严重吗？」

他给我一个眼神，我一眼就看明白了。

边境根本就没有任何事情，这只是他的一步棋。

几位大人随后也赶到，我给他们斟茶，一边听着。

「依臣看，此事不易大动干戈，皇上初登基，现在又是冬季，我朝百姓也难过冬，朝中更拿不出银钱再打仗。」一位白发老臣说到，好似就是我上次见过的帝师孟大人。

「臣也建议主和，皇上年轻，对打仗没有概念，十年前我们虽击退了蒙古人，但我方也受了不少损失，如今这才过去多久，再来一次怕是承担不起。」

说这话的是兵部刘大人，他的女儿是新封的贵人。

刘大人虽是兵部尚书，却是文臣，因谋略出众而位极人臣，他手中虽没有兵权，但在布兵排阵方面颇有见解，平日又与各位尚书关系密切，因此就连高雍也对他十分客气。

「皇上的意思是？」高雍坐在一旁，没有发言，反问道。

「高爱卿看呢？」皇上又给推回去。

我猜今日这个坑是挖好了等着他，不管他怎么回答，都改变不了皇帝要对他动手的事实了。

「臣觉得皇上需三思啊！」

说了等于没说，皇上便点了点头，问起一旁的礼部许尚书。

礼部尚书也附和道：「臣以为，皇上修书一封，要求他们撤军，再看看他们此举是有何意图。」

皇上点点头，「那许尚书准备一下，明日一早出发去前线，蒙古的具体要求你酌情处理。顺便替朕慰问一下边关将士。」

「刘尚书拿着虎符去京郊，调两万兵马护送许尚书。定国公这几日得留在家中，若有急报随时应诏入宫。」

几位臣子似是默许了他的安排，那两位尚书起身告退便走了。

定国公抿了口茶，问道：「敢问皇上，家女在宫中可好？」

皇上点点头，「朕本打算过几日就给她个封号再晋一晋位份，现下又被这事耽误了。」

定国公高雍点了点头，又看了我一眼，「皇上不打算把清栀女官也一起册封一下？」

皇上低着头没回应。

那高雍笑了，「算了。老臣先行告退。」

临走前他看了一眼皇上，又看了一眼我，眼神晦暗难懂。

等他走后，皇上盯着他的背影许久，「没想到他还在揣摩我的心思，这老东西，真不愧是人精，他这是生怕你压她女儿一头，占了她女儿的位置。」

「啊？」

就这么几句话，我都没听明白他们前言不搭后语的到底说了些什么。

「他在威胁我。」

皇上对我说。

我陪他用过了晚膳，他摸摸我的头发，与我说：「今天晚上多和朕说说话吧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小皇帝出落得越来越俊俏，却难掩脸上疲惫之色。

「朕……哎，朕希望你能好好的，不受一点伤害。」

「皇上自己也得保重，你若有事情，奴婢心里也会难受的。」

他点点头，「自古成王败寇，高雍盘踞多年，耳目众多，权倾朝野，朕也并非真的那么有把握。如果不能用合适的罪名处置，众人定会觉得朕残害忠良。」

「高雍……他是好人吗？」

皇上摇摇头，「其实权谋之事，无关于好与坏，哪有一尘不染的好人，哪有毫无缘由的坏人，能坐到这个位置上的人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，朕也无法论断，但他，朕不得不除。」

「其余几位尚书大人，皇上会如何？」

「高雍是朝中毒瘤，这人都是墙头草，昔日朕弱，他们都倒向高雍，如若朕强，怕是无人敢替他求情。朕定然不能把所有臣子都罢免，除掉一个朕拿捏不了的，留下几个能互相牵制的，朕的皇位才能长久。」

我抱了抱他，「奴婢愿皇上万寿无疆，江山长存。不管此事如何，奴婢不会离开你的。」

他吹灭了灯盏，而后吻上了我的唇。

黑暗之中只能感觉到来自他身体的温暖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贴近他。

一吻终了，他拉住我不安分的双手，只是把我揽在怀里。

我听着他坚定有力的心跳声，觉得格外安稳。

我心里只有不想离开他，想和他日日在一起这一个念头。

相伴近十年，他已经是我生活中、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我就坐在软榻之上，斜倚着他的肩膀，听他有一句没一句的，说我们小时候的事情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竟睡了过去。

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，我盖着被子躺在皇上的龙榻上，不记得是谁抱我躺过来的，但今早他没叫我起来，看样子是想我多睡一会。

我往太和殿走的一路上都没有人，行至殿门口，却发现门口已经被重兵包围。

小德子突然出来把我拦下，「哎哟喂，姑奶奶，您怎么出来了？」

「这是？」我看了看殿里。

「今日皇上趁上朝之际，把众臣都留在殿里，说有人图谋不轨。这都已经一个多时辰了。」

「皇上呢？皇上在哪？」

「皇上在偏殿等人搜查证据呢，姑姑去看看，我这忙着去给太妃那边传个话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往偏殿走去。

路过正殿往里一瞧，里面臣子都被赐座，却没人敢左顾右盼，都静静候着。前面几个位置上，少了几人。

我进了偏殿，皇上正坐在上首，在听来人禀报。

「皇上，一切都按您的计划进行，兵部尚书一到京郊军营，就被我们的人扣下。又令人追上礼部尚书，他的轿撵刚出城不久，现在应该人应该还在城郊，其余人马封锁京城各家府邸不

得出入。近万人包围了整个定国公府，绝对一只鸟都飞不出去。」

皇上眉头紧皱，问道：「那高雍人呢？他甚至都没有来上朝，怕是已经走漏了风声，打草惊蛇了。」

「宁小将军带已经圣旨进去抄家了，消息一会就到。」

「不行，命人去封锁城门，宁韬那边继续搜，一定给朕搜出他来。」

「这.....皇上，京城东西南北城门众多，我们现在已有的人手不够，其余各处都抽调不开啊。」

皇上沉吟一番，说道：「定国公府那边.....算了，那边最是关键，少不得。从御林军那里抽五千人过去吧。」

我忍不住出声打断：「皇上，恕奴婢多嘴，御林军的职责是保护您的安危，这等时刻调开御林军不够稳妥，请皇上三思啊！」

他在桌前来回踱步，「不行，事已至此，今天高雍活要见人死要见尸，朕必须要找到他的下落，他若就这么跑了，后悔无穷！」

他继续与那人说：「照办吧，你立刻去御林军那边调人，事不宜迟。」

「是。」

那人下去以后，皇上站在殿里久久不出声。

我给他倒了杯水，「皇上莫要急，现在京城坚如铁桶，不会有问题的。」

他长叹一口气，「希望如此。」

「朕本打算今早调虎离山，将刘许二人扣留在城外，当朝给高雍抄家定罪，布了这局棋，朕也废了不少心思。没想到这老贼这就跑路了。」

「再等一等，一会或许就找到了。」

我陪着皇上在殿中候着，一个时辰后，刚才那人又来了。

「启禀皇上，宁小将军已经搜遍整个高府，高雍下落不明，府中搜出百余件逾矩超规格的物件，以及高雍与朝中众臣来往信件，另其满门上下一共四百余人，皆听候处置。末将已经封锁了整个京城，高雍绝对不会逃出去。」

皇上刚准备开口，却又顿住。

「等等，你说，他满门上下多少人？」

那人也愣了，「四百多人。」

「朕记得，我朝亲王可以养两千余家将，公可以供一千多人，侯可以养八百余，你现在给我说他家满门只有四百人，那其余一千私兵呢？人呢？」

皇上雷霆大怒，这点私兵其实不算什么，都是历代君王以示荣宠的恩典，允许他们在府中养一些私兵，用以保卫府邸，上次我与皇上去镇北侯府，他府邸中也有自己的家将，不过他府中人那是实打实上过战场的。

「御林军现在还有多少人？」

「还有两千左右。」

皇上深呼吸一口气，「撤回……」

话音未落，突然一御林军将领破门而入，都来不及行礼，便道：「皇上，不好，宫门破了，叛军攻进来了。」

我与他对视一眼，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的不是恐惧，而是狐疑。

「怎么回事？」

「宫里有内奸，西宫的角门被人打开了，叛军已经进来了。将近两千点左右。」

皇上并没有着急，他脸上满是疑惑之色：「那剩下宫里的御林军呢？人在哪？」

「御林军都在正门，和前殿附近，抽调走的都是守卫后宫的人。臣等想着后宫位置靠里，前门易守难攻，才调走后宫的人，不曾想……」

皇上打断了他，「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，后宫都是弱女子，一千人守住宫门，另外一千人立刻赶去后宫，不得让叛军动宫里妃嫔宫女一人，立刻。」

「是。」

他立马起身，拉着我就往养心殿走，经过正殿的时候，他对那些守住朝臣的将士说：「跟朕撤。」

一众将士立马随我二人离开太和殿，留下一群不知所措的群臣。

「皇上，这.....不合适吧？」

好歹群臣的命也是命呀，这万一一个不留神，岂不是寒了众臣的心？

他快步往前走，一边和我解释。「后宫有先帝妃嫔和朕的弟弟妹妹，若是落入叛贼之手，怕是性命难保，更何况女子居多，若是叛军穷凶极恶，她们失了清白，只怕是不得不以死明志。前朝这些老贼，都与高雍来往多年，叛军不会动他们，也不敢动，毕竟皇帝可以换人，朝臣是不可能全部赶尽杀绝的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他拉着我的手心十分温暖，我瞧他这坚定的模样，心里也放心下来。

两殿之间离得不远，我二人走到一半，突然从拐角处扑出来一个粉衣女子。

那女子似要扑在我身上，却被皇上快步上前，一把推开，我定睛一看，她手里一把明晃晃的匕首，已经划破了皇上的袖子。

如果不是皇上反应快，我刚才怕是要实打实地挨一刀。

皇上身后的将士和侍卫见此情景，蜂拥而出，将倒在地上的那女子围住。

皇上这些日子的武不是白练的，就那一掌，推得她摔倒在地上爬不起来，似是伤了筋骨。

女子抬起头来，发丝凌乱，满脸都是泪痕，我才隐约认出这是之前见过的高仰瑶，新封的高嫔。

「你这个妖妇，贱婢，如果不是你蛊惑皇上，本宫才不会只是个嫔，为什么要对爹爹动手，爹爹做错什么了，都是你这个贱人在背后捣鬼，你休想做皇后，休想！」

她歇斯底里地哭喊着，完全没了娴静温婉的样子，活脱脱像一个疯子。

皇上的脸色晦暗得似要杀人，他张口只说了一句「带下去」，便拉着我继续走。

到了养心殿，我才发现，他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。

刚才高氏那一刀，划到了他的右手手臂，这小半会的功夫，血已经濡湿了里衣。

袖子宽广，我刚才竟没有发现。

我一下子着了急，本想去叫太医，却想起来此时兵荒马乱，哪里能等到太医来。随手抽出一方帕子，帮他把手臂包起来。

幸而高仰瑶也是个养尊处优的贵女，力气不大，只是不小心划破了皮肉，伤口并不深。

我帮他擦拭掉血，却听他在我耳边说：「刚才的那些话莫要当真，这些事情都与你无关，她那不过是迁怒于你。」

我没有回答，人家都要拿刀子捅我了，我才懒得同情她。反正他爹已经坐实了谋逆的罪名，只要皇上还在位一天，她就别想有好果子吃。

「朕没想到他能藏在京中这么多私兵，宫里怕是也早有人有反心，借此机会一网打尽也是好的。」

他瞧着我给他包好手臂，然后唤道：「立刻出宫，留下守卫高府的人，其余人全部调回来，马上。」

「是。」

那人身轻似燕，领了命便飞奔而出。谁知过了一会，却又去而复返。

「皇上，叛军根本未在后宫处逗留，而是径直来了养心殿。外面已经被围起来了，我们现下人少，只怕是打不过，请您先移驾，末将替您善后。」

小皇帝叹了一口气，「姜还是老的辣，高雍果真是个人才，分得清轻重缓急。」

此时的高雍就是在困兽之斗，宫外都是兵，他手里这点人手，只够借此机会直击要害，若是皇上被擒，宫外即使万人之师也不得不罢手。

也许高雍本没有盘算着走这一步，打仗他不是好手，谋算人心确是一等一的，两千余人的私兵，虽有逾矩，却也不至于造反。

我一时想到刚才高仰瑶的话，如若不是因为我，会不会就不至于此？若是高仰瑶如愿以偿地得了后位，是不是高雍也不必搭上自己全家老小的性命背水一战？

不，不会的。皇上怎么能容忍一直有人左右他的选择，一直在他身边指手画脚。

他是君王，再年轻也是一个王朝的掌权者，他不能容忍这样一个权势滔天的国丈，一个无法掌控的皇后。

这是致命的威胁，他所做的一切，是为了我，但不仅仅是为了我。

「还愣着？走啊！」

我的思绪被他打断，又听到他说：「今日朕为什么会受伤，你们这些做暗卫的到底在想什么，朕需要你们给朕一个答复，守住养心殿，活着等朕回来问罪。」

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暗卫，那神色与我记忆中的先皇如出一辙，转身便带着我走入了内殿的暗道。

「朕也没想到，还能有弃宫出逃的这一天。」

他语气轻松，我却高兴不起来。

这根本也是出乎他意料的事情，他原本的计划里根本没有这么一出。

「也是，怪朕，那会儿没听你劝，把御林军调开。冲昏了头脑。」

「不会的，皇上，我们此番出宫，正好与宫外的兵马汇合，可以来个瓮中捉鳖啊！」

他笑了，「朕的小军师，从哪学来的这么多？」

「在行宫时，你不在的时候，闲来无事看了看你书柜上的书而已。」

他用受伤的手提着灯，另一只手揽着我。暗道狭小，我与他贴得如此之近。我想替他提着灯，却被他一句「我来吧」拦住了。

我又想起刚才那个暗卫，便问他：「刚才怎么不带他一起来？一会儿出去也好有个照应。」

「小傻瓜，今天这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，若不是里应外合，这宫门怎么会破得如此之快，宫里内奸并不少，他们暗卫十余人，刚才竟没有一个人拦住那女人，此番失职，朕治他们死罪都不为过。」

「更何况，暗道内空间狭小，我二人并不是他的对手，万一他起了歹念，或是本就已经叛变，我二人今日只怕会葬身于此。」

「皇上不怕他一会再跟上来？或是透露给叛军？」

「暗道的门短时间内只能开一次，下次可以开启时朕都能打回来了。他们若守住太和殿，朕回来可以不计他们的罪。」

我意识到，他不再是从前那个喜怒不定的少年了，他现在的思想，气度，虽不够周全却也经得起审度的谋算，俨然是一个帝王应有的。

只是他身边日夜守卫的暗卫都已经成了他的怀疑对象，他却依然敢搂着我往前走。

若是包藏祸心的人是我，那后果岂不堪设想。

出了暗道，他带我直奔高府，此刻的高府被重兵包围，所有家眷都上了镣铐，跪在门口。宫中有变的消息也刚被带到，所有兵马已经集结起来。

宁小将军正准备出发，却见皇上而来，又惊又喜，立刻下马行礼。

皇上拉起他，「朕没事，宫内人手不足，马上带兵回宫，刻不容缓。」

后面的人递上来一匹战马，皇上翻身而上，又伸手，欲拉我上去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正想上前，却被一旁的宁小将军打断。

「皇上，不可再带她。」

「为何？」皇上手上动作一顿。

「按理来讲，高雍藏这两千人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怎么恰好就等着人马都调开了再让内奸给他开宫门呢？皇上不疑惑吗？臣等筹谋已久，差点就此功亏一篑，皇上身边，只怕早有细作吧？」

「不是她。」皇上眼神坚定，我瞧这情况不对，这等危急存亡的时刻，君臣不应因为我相争而离了心。

「皇上，宫内刻不容缓，奴婢随您一同去难免会让您分心，不如就留在宫外，待您平定叛乱再来接奴婢。」

我跪在地上，盈盈一拜，他对后面的将领吩咐，「保护好她，她若有事朕定不饶你们。」

他凝视我一会，便挥鞭而去，骏马扬起一阵风，身后万军相随。

我遥遥望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也明白宁小将军的怀疑，因为他的谋算只告与我一人听过。

可他依旧对我无条件的信任，即使疑心到身边暗卫，都不曾质问于我，扪心自问，若我是他，未必能做到。

他所做的一切，是拿生死保护于我，若高仰瑶是真的刺客，若她的刀上淬了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若我是内奸，若我真的背叛于他，只怕他今日难逃一死，他这样一个心思细腻敏感的君王，居然毫无保留地把最柔软的一面都给了我，连他自己也明白，如若错付，便是在劫难逃。

我在宫外从午后等到入夜，心里急得仿佛猫挠，忧心他有没有事，会不会受伤，身边有没有内奸。

到入夜的时候，宁小将军来了，我瞧他怎么只身一人，不见皇上来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以为皇上出了意外。

整个人从心口凉到脚底，身体好像都麻木了，做不出任何反应。

我哆嗦着嘴唇问他，「皇.....皇上呢？怎么只有你来？」

我整个脑袋一片空白，生怕他说出什么噩耗，原来小皇帝，已经对我而言如此重要。

宁小将军翻身下马，给我行了个礼：「叛军已经歼灭，高雍畏罪自杀，臣今日的冒犯，还请娘娘见谅。」

我意识到原来皇上没事，长舒了一口气，却又觉得他说的话哪里不对。

只听他继续道：「臣等，奉圣旨，恭迎皇后娘娘回宫。」

后面的将士随着他一起山呼道：「恭迎皇后娘娘回宫。」

我坐在高头大马上，前面有宁小将军开路，我恍然觉得有些不真切。

一路走到宫门口，刚准备下马，一个明黄色的身影来迎我。

他伸出手，牵过我身下骏马，揽住我的腰把我抱了下来。

我心里又高兴又紧张，幸好，幸好一切终于结束了。

我扑进他怀里，他揉了揉我的长发，在发间落下一个吻。

「没事了，清栀。」

我随着他的轿撵一路回养心殿，路上还能看到隐约的血迹。

「高雍私藏兵马，本想着以势压人，架空朕的权力，却没想到朕这次做得如此之绝，他得了消息，就带私兵出逃，又被御林军堵在城内出不去，便兵行险招，勾结内奸逼宫。」

我突然想起来，便问他

「内奸可有找到？」

「朕身边的.....小德子，这次可是起了大作用，差点就害得朕马失前蹄，他早就被高雍收买，要不是朕更亲近你，而非他，只怕此次朕性命难保。即使这样，他还是透露出去不少，害得朕损了近千人的御林军。」

我突然想起来我那会刚准备去寻皇上，遇到小德子要往后宫处去，怪不得高仰瑶能得知前朝的消息，只不过怕是他也没想

到，那女人能蠢到持刀来刺我。

「还有.....御林军内两人，和后宫的容太嫔，竟都听信谗言，投诚于高雍，那宫门就是容太嫔开的，小德子哪能有这么大的胆子。」

「什么？容太嫔？」我着实吓了一跳。

「嗯。高雍许诺她，一旦逼朕退位就扶持她的儿子登基，她也真是蠢的，朕若今日殒命，还轮得到她母子得了这皇位？」

「皇上打算怎么处置？」

「小德子已经死于宫乱，容太嫔见朕带兵回来也已经自缢，朕将她废为庶人，里通外敌的人也已经赐死。至于朕的弟弟.....虽然他才三岁，但此事他母亲逃脱不了干系，朕将他废为庶人，以后会送出宫去，找个好人家抚养他。」

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，想要除去后患，就不得不血洗京城。自古成王败寇，本就如此残忍，若今天败了的是皇帝，想来我或许也难逃一死。

只是听到这些熟悉的人，为了权势而在背后捅刀子的时候，还是觉得心里很难受。

我想皇上，他也如此。虽然他手段狠辣，却也是迫于无奈。

「清栀.....朕是不是吓到你了，朕.....」

我抱住他，「皇上，都过去了，清栀要你好好的。」

他愣了一下，「好。朕有你在身边，就已经很知足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那场满城风雨的政变，最后以皇上在高雍的尸首前，拿出那道圣旨，封我为后终结。

这意味着从今往后，皇上是这个帝国真正的掌权人，再无人能左右他的选择。

那群曾经见风使舵的老臣无人敢说一句反对之词，无人敢拿我是个宫女来说事。

这就是权力，绝对的权力，能让任何人都无法反抗的力量。

宁小将军现在是一品护国将军了，宁家跟着水涨船高。

皇上的舅舅镇北侯虽除了赏赐之外再无别的晋封，却依皇上之命认了我为义女，镇北侯府再出一位皇后。

这样我也可名正言顺地登上后位，顺便方便我出嫁，而镇北侯是皇上的亲舅舅，与我并没有血缘关系，也不会有外戚坐大的嫌疑。

我与皇上的婚期定在下个月，如今我在镇北侯府待嫁。侯府几位公子都随镇北侯远在边关，两位嫡小姐也早已嫁人，前日倒是来府中见过面的。

府中的侯爷和侯夫人不在京中，其实我现在便一个人在这偌大的侯府里，难免有些无聊。不比以前天天陪着皇上。

有的时候实在没有事做，绣一绣嫁衣，去街上逛一逛，倒也不错。

皇上这几天刚处理了一批朝臣，正是朝中繁忙之际，不知道他怎么回事，每天傍晚还跑出来要陪我一同用膳。

我正在院子里散步，突然一双手蒙住了我的眼睛。

「皇上，别闹了。」

他轻笑一声，环住了我的腰。

「朕的未婚妻，可有想朕吗？」

「才不想呢。皇上政务处理完了吗？就跑来这里和人家腻歪。」

「没办法，以前时刻能见面，现在每天只能见一回，朕上朝的时候都忍不住走神想你。」他下巴蹭了蹭我的肩膀，说道。

我娇嗔一句，「昏君。」

他不怒反笑，回道：「妖妃。」

成婚的那天举国同庆，高府抄家抄出来的宝贝都给了我做嫁妆，加上嫔太妃和镇北侯府还给我准备了不少好东西，整整八十一抬，整个京城没有哪个女儿家不羡慕的。

嫔太妃亲自出宫来为我梳妆，大红色金绣龙凤的嫁衣衬得我肌肤如雪，念过册文以后，穿戴整齐行了跪拜之礼，册封就算结

束。

两位侯府小姐扶我上了特制的凤辇。我是本朝历代帝王以来唯一一位登基之后大婚的皇后，这仪仗都是史无前例的。

名门望族的八抬大轿都算了不得的，而我画龙雕凤的十六抬凤辇，由护国将军宁韬为使节，引着婚轿从镇国公府往皇宫走。

我看得出来这是故意绕了远路，为了大半个皇城都能看到这一盛况。

行至皇宫，正门为我而开，一身大红色金绣龙袍的皇帝，等在大殿前。

我透过凤冠霞帔的缝隙，看到他，他眼里波光流转，有惊艳，有欣喜，有故作镇定的激动。

我突然想起来我在行宫的那场豪赌，我想，我赢了。

他牵过我手中的红绸，我两人就这样一人一头，像是被命运紧紧系在了一起。

阶下众臣子命妇向我二人叩拜行礼，从今往后，我便是元皇后，是他唯一的妻。

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未曾从我身边挪开。

我坐在乾清宫的大殿里，这里被装饰一新，入目都是喜庆的红色，花烛燃的噼里啪啦响。

我二人在簇拥下喝了合卺酒，撒了帐，身边的喜娘一遍又一遍说着吉祥话。

这我都没有听进去，我脑子里已经把昨夜看的春宫图放大了一万次，每一个细节都在脑子里过了许多遍。

这次是真的要承宠了，不是皇上与他的贴身宫女，而是赵榆与他的发妻。

众人退下，屋子里一时只剩下我二人。他盯着我的眼睛，目光里都是璀璨的光芒。

我从未觉得我与他如此接近过，好似要合二为一，又好似我们本就是一体。

最终在最汹涌的波涛中，我化为一潭春水，而他也倒在我之上。

第二天我醒来便是腰酸背痛，浑身的骨头都要散架。

「皇上呢？」我问了问一旁的小宫女。

「启禀娘娘，皇上已经上朝去了。」

我心里细想着，他可真有精力。

「娘娘，两位贵人来请安了，您要不要出去见见？」

「贵.....贵人？」我突然意识到，之前进宫的有三个，高仰瑶死了，还剩两位贵人。

我一脸尴尬地坐在上首看她俩给我行礼，旁边的宫女早已经备好了赏赐的东西，我意思意思就可以了。

就在这时候皇上驾到，我立马起身来迎他，只奈何今日路都走得一瘸一拐，仿佛刀割。

他三步并作两步上前，扶住我，然后又瞥了一眼那两个女子。

「你们来得正好，朕本想着今日挑个时间和你们说清楚，入宫前有中意的人选的，朕给你们赐婚，没有的话，朕改日给你们挑个好人家嫁了。」

那两美人儿一脸惊恐，立马跪地求饶。

「皇上饶命啊，臣妾对皇上忠心不二，绝无他意啊！」

我瞧这样，也开口阻拦：「皇上.....不好吧？」

「朕意已决，不必劝朕。」

我瞧他这样，便也不敢插嘴了。

他摸摸我的头发，「皇后不必为难。」

最后这两姑娘，被皇上封了郡主送回府去，又赐下许多东西，嫁给了两位新晋的御史。

皇上虽不是昏君，这番动作也算是为所欲为，这下好了，宫里除了我，再没有别的妃嫔。

婚后一年，我与皇上一同用膳的时候，犯了干呕。

这个皇朝的男主人已经不再青涩，他虽专横，却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

我也可以安心在后宫养胎，他在我宫里放了两倍的人手，保证我腹中的孩子可以安然无恙。

闲来无事我便与嫔太妃听听曲看看花，好不快活。

嫔太妃吃着葡萄，对我说：「你真是好福气，先皇宠妾贵妃都没宠到这份上，你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。」

想起他一脸宠溺的模样，我笑了笑不作声。

自我有孕之后，我与皇上便每日相拥入眠，龙床很大，但他总是睡在外面，说是怕撞到我的肚子。

晚上我躺着，他给我念念书，说是孩子听了会聪慧些，他声音温柔，我不一会儿就泛起了迷糊。

最后好像听到他说，等孩子出生之后，要给皇后赐避子汤了，不然只顾着小皇子不记挂皇上了怎么办。

我迷迷糊糊哼了一声，书里有这一句吗？

我不记得了。

□ 宸妃

